

一名米利堅近世史

米利堅
大總統
麥
荊
來

第二集第一編

新史學叢書

上海通雅書局發行

米利堅大統領麥荆來

提 要

此書爲日本法學士根岸馨井原著分上中下三編編區以章首紀麥荆來之生平次紀孟盧主義與麥荆來主義之反對次紀列國之位置與米國之現勢叙述頗爲詳明夫孟盧主義與麥荆來主義固互相爲用者也有麥荆來而無孟盧是猶無根之木雖枝葉扶疏不久即痿有孟盧而無麥荆來是猶種木者祇固其根本而翦伐其枝葉木未有不病病未有不死者况乎二十世紀以後之世界一帝國主義之世界也不爲實行帝國主義之國必爲屈服於帝國主義之國天演之公例也十九世紀之末英相張伯倫已實行之於澳洲南阿今日俄相威第又實行此主義德法日本皆起而效之麥荆來之所行固因時制宜非好大而喜功也作者於政治界經濟界皆有心得特藉麥荆來以發揮之故語語均中肯綮世之以詐僞狡獪爲內政外交唯一之方法者雖獲利益博名譽即所謂無根之本不久必萎者蓋人間世最後之樂利自仁人義士獨得之而無及於鄙倍者其故可思矣

第二集第一編



米利堅大統領麥荊來

序 文

嘗聞民者國之根財者國之幹也根不深幹不固其木必不長民情不一財政不裕其國必不强今也亞美利加合衆國爲世界第一之富强星條國旗翻翻於波得利哥布哇斐律賓諸領地非故大統領麥荊來氏之功績果誰之力與麥氏之力何力一民情裕財政耳不然麥民一粒爾斯地方之貧措大耳何名聲赫赫竟爲第一流之大統領哉今夫合衆國之國是自大統領孟盧一譯作孟絲之宣言國中之民莫不以孟盧主義爲其精神所謂干涉主義帝國主義聞者罔不色變言且不敢何況乎行賢哉麥荊來達觀天下之大勢遂下一斷案實行干涉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之富强遂卓絕於列國二十世紀之歷史特爲米利堅放一奇異之光彩猗歟盛哉今者麥荊來氏雖斃於一匹夫之手然而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天下事其反對愈力者其成功亦愈大狂徒之一刺雖足以短英雄之氣而麥氏之主義國民之遵守愈有牢乎不拔之勢未嘗非一刺之力也九泉之下其亦坦然也乎 著者誌

編 一 第 集 二 第



米利堅大統領麥荊來

目 次

上編 大統領以前之麥荊來

第一章 幼年時代及從軍時代之麥荊來

麥氏之家系及其家庭

麥氏之生地

麥氏之幼年教育

南北大戰爭

麥氏從軍及其戰功

第二章 代議士及行政官之麥荊來

麥氏政界之初陣

雷珀勃利根黨與迭莫古刺脫黨之關係

麥氏之結婚

麥 荊 來 目 次

代議士之當選

四十五次議會至五十一次議會麥氏之行動

政官之任命

中編 米西事件前大統領麥荊來

第一章 大統領競爭時代

麥氏之運動

政敵婆蘭亞之運動

迭莫古刺脫黨與雷珀勃利根黨之勢力範圍

麥氏與婆氏之比較

婆蘭亞之略傳

第二章 米西事件以前之麥荊來內閣

大統領就職與麥氏內閣成立

克盧提克金鑛之發見

海豹漁業會議

布哇併有問題

孟盧政策與麥氏政策

下編 米西事件及米西事件後之大統領麥荆來

第一章 米西事件之始末

古巴之擾亂

西班牙公使之失體

邁英艦之轟沈

桑加格之激戰

平和條約

斐律賓事件

第二章 再選大統領之麥荆來

大統領再選

麥荆來 目次

第二集 第一編

帝國主義麥荊來

博覽會場之悲劇

日本之同情

羅斯福略傳（現任大統領）

第三章 結論

世界列強之大勢

日本之位置

露國之位置

英國之位置

米國之現勢

日本與米國之關係

米人之模型麥荊來

米利堅大統領麥荊來

日本法學士 根岸磐井



上編 大統領以前之麥荊來

第一章 幼年時代及從軍時代之麥荊來

(一) 麥氏之家系及其家庭

第二十五代及第二十六代之大統領威利安謨麥荊來氏。始揚呱呱之聲於俄海俄州之粒爾斯地方。是時千八百四十三年之正月二十九日也。氏之父祖者。有斯克耶特人與俄耶達人之混合血統。而去今一百五十年之頃。始移住於亞美利加者也。吾於斯克耶特麥荊來氏祖先之歷史。雖不能悉其源委。然亦非盡心調查。而杳無根跡可尋者。十六世紀以前無論。十七世紀之佐孛斯麥荊來氏。充斯克耶特之騎兵。勇敢無敵之名。嘖嘖於鄉里間。既以世人之傳而知之矣。至千七百四十三年。麥荊來氏移家於慶珀俄特。斯時故大統領麥荊來氏之曾祖父達彼得。適呱呱

而降生。達彼得者。住居於賓塞爾筏尼亞。千八百十四年。移於俄海俄州。以八十五歲之高齡。遂於千八百四十年。終作黃泉之客。其子佐摩斯麥荊來氏。復移家於俄海俄之科盧巴那。是時也。威利安謨尙未滿二齡。而長之育之顧之復之送平利之年。月樂桑榆之晚年。而大統領麥荊來氏之祖母瑪尼盧者。適於此時自英固耶特逃於霍爾郎特。其後與威利安摩賓共居於賓塞爾筏尼亞。賢婦之譽。震於閨門。大統領之嚴君伊良謨麥荊來氏。以千八百七年生於珀陰之町。千八百廿九年。氏之年齡。已逾及冠。有英人之血。統名郎希慶拜爾者。年丁及笄。物色猶疏。伊氏以其年相若。性相投也。遂與結偕老之契。融融藹藹和氣滿門。九索得男。果何脩而至此。故大統領麥荊來。正其第七子也。噫。麥氏之嚴父。無恆產。無私藏。從事於製鐵之業。然常出其熱誠。以信仰門羅主義。而又屬於雷珀勃利根黨。漸與聞國家事。唱保護稅則之說者。實以氏爲鼻祖。

故大統領之慈母。賢明之婦人也。整理家政。井井有條。雖造次顛沛之間。亦注意於兒童之教育。其教育之方法。在增長其學識。尤在發皇其精神。故其學塾之所在。必

山川如畫。風月皆新。使過其地者。輒流連不忍去。彼落窶寒村。徒增悶損耳。豈可以置。寧馨兒哉。遂捨其舊居。去奈祿之村。向瑪握鈴格溪之南廿里之坡。耶特村而度地焉。

太統領之嚴父麥荊來氏。歿於故大統領爲哇哈州之知事時。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十一月也。而慈母慶拜爾。亦以千八百九十七年八十九歲之高齡。與世長辭。美矣哉。芝蘭之馨。庭階之榮也。麥氏以英俊之資。可飛躍於經濟界政治界者。固其生質之優。然必哇哈州之風物爲純潔爲鮮新。有足以善動小兒之靈。府者無可疑也。吾請述州之方面與其部分。

(一) 麥氏之生地

俄海俄州者。千八百三年始併於美利堅。爲合衆國之一州。北則有米阿米伊川。與伊里湖。波濤之迴旋。南則有俄海。俄川如帶之蜿蜒。東與賓塞爾。筏尼亞爲鄰。西與米希干湖之南端。遙連面積。殆四萬方里。人口約二千二百四十萬。其近於俄海。俄州者。則岡阜。邱陵如波。起伏叢林。密菁如屏。如幄。故製造工業進步。日增而產出之。

四
大。宗。尤。以。毛。布。綿。織。等。物。首。屈。一。指。物。產。既。豐。運。通。必。便。俄。海。俄。川。之。間。大。小。汽。船。往。來。如。織。上。下。交。通。之。順。利。蔑。以。加。茲。無。惑。乎。全。州。之。人。口。其。三。分。之。一。殆。經。營。於。貿。易。業。者。至。於。勞。働。社。會。如。麥。氏。之。生。地。粒。爾。斯。及。康。頓。市。皆。爲。工。業。之。中。心。點。而。麥。氏。之。父。操。製。鐵。之。業。與。壹。是。勞。働。之。人。相。周。旋。相。比。較。專。心。致。志。於。其。間。麥。氏。雖。丁。幼。年。然。耳。濡。目。染。之。既。久。而。關。於。製。造。工。業。經。濟。之。觀。念。關。於。勞。働。問。題。社。會。之。觀。念。皆。灌。輸。於。純。潔。之。腦。筋。而。不。之。覺。也。

雖然坡郎特村。僻在俄海俄州西方之片隅。所集米國氣風之精粹最多。比之馬沙秋首芝與空賚庫期克。則開明氣運之晚。又愛自由之風頗盛也。唯其然而麥氏當孩提之時。主張非奴隸主義。常來於坡郎特爲雄壯悲痛之演說。而自佛奇里亞逃亡而來之奴隸。多所通過。又從而奔於加拿他之方面。如麥氏八歲之時。逃亡奴隸方案之議會。適爲通過。坡郎特住民之激昂。逾於常度。如有名之賓歪頓氏。亦自盎科托布那驅車遠來。集全村之老幼。論斷可否定奴隸之方案。且使決定保護逃亡奴隸之一事也。

嗚呼。生於斯。長於斯。教育於斯。如麥氏者。立於他日演壇。則論保護貿易之原理。任俄海俄州知事之職。則保護鐵道之進步。進而爲大統領。則實行保護貿易之政策。名哲之言。如暮鼓如晨鐘。有發人深省者。不然。團體之感化。能如是之速哉。

(三) 麥氏之幼時教育

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於其心志筋骨。罔不苦於其身。罔不貧幾。若天演之公例矣。麥氏之受教育於坡耶特之優里恩賽米那雷學校也。其時一家之家計。內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而爲生。外無三百佛郎之貸。金以供其轉運鹽米之資。常虞不給。而其父之製鐵業。俸金甚微。斯時之麥氏。縱欲受完全之教育。力有所不足。勢有所不能。雖然。麥氏之母。固賢明之婦人。麥氏之父。亦克勤克儉。富於克己之心者也。茹苦受辛。十年備嘗。每不惜半己等之食。俾此寤馨兒得教育之普。受果能經大學之教。程造功名。榮達之基。父兮母兮。雖造次。雖顛沛。希望之心。有加無已。於是麥氏之母。亦從事於製鐵之業。炊爨之事。則愛娘任之。其足胼。手胼。不惜十指之龜。者不過欲省其料。金爲麥氏教育之資耳。麥氏乎。其亦知學識與才力。無非爾父母一

棒之生血以易得之者乎。

斯時之麥氏雖置身於學校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有不敢一日忘者每有暇時或助父而從事於製鐵或受雇於他人而得其賃金其勵精苦學七八年來艱辛備嘗矣至十七齡之時始卒業於優里恩賽米那雷學校。

學課之內氏最占優等數學與國學尤所擅長又常好上下其議論評隲古今開幕之人物討論會之設也氏常爲論爭之中心點矣蓋成大業於他日者雖丁幼年其規模氣象自有一種特別之異彩迥異於常兒者千八百六十年入抹頓卑爾之阿奈格尼科來基學校奈學業未終病魔徒擾呻吟牀第爲之奈何遂不得不辭大學而歸至其後健康復舊而家計之間一貧如洗遂爲學校之教師聊爲生計之補助氏之爲人也好運動故巧於馬術十六歲之時旣爲馬沙基斯托教會之一員致敬竭誠以研究聖書朝夕孜孜直破其肩麥氏之聲譽遂冠於教會矣。

(四) 從軍時代

當麥荊來氏爲坡耶特郵便局書記之時適千八百六十七年之春國內擾亂如火

之燎原。不可撲滅。氏乃奮然而起。挺身而出。入俄海俄之義勇聯隊。思有以報於國家。夫此俄海俄義勇聯隊。與他之多數聯隊迥異。其一種特色。則天下知名之士。多屬於此聯隊。輸款簽名相接踵也。旌旗壁壘。皆光榮也。是固可驚可怪。而於戰場中。獨樹一幟者。如魯斯庫耶將軍。如罕伊斯將軍。莫不列名於聯隊。以一展其抱負。而麥荊來氏自從軍以來。或於佛托巴基尼亞。或於措利佛克斯等地。千百里間。轉戰無前。赫赫威名。震於疆場。於是以佛托卑爾之一兵卒。進而拜曹長之職務。其任事也。機敏而勇敢。精密而勤勉。凡一事一物。莫不有過人之精神。以組織於其間。一軍之人。皆敬之愛之。而引而親之前。大統領罕伊斯氏嘗語人曰。『同輩之中。能如彼之厲行職務。捨一身排萬難。利害不計。險阻不避。鼓靈明之腦力。以求達其目的者。十中之一。乎。百中之一。乎。麟角鳳毛。誠後起之秀也。不然。當砲彈相交。戰塵亂起。三軍吶喊。震天地之時。猶好整以暇。不曠其職務。麥氏外。果伊誰哉。』故蓋氏托摩之戰。麥荊來氏深思豫慮。爲軍士籌多攜珈琲及其他之興奮劑。當夜半戰酣。士卒疲勞力竭。氣失之時。遂馳驅東西。分配所携之興奮劑。以止軍氣之沮喪。無怪軍士

謳歌聞者感泣也。至麥氏之機敏。聞於上官。直舉而受副官之職務。實千八百六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事也。

千八百六十三年。於卑安托更昇於一等副官。爲一隊之指揮官。突擊於敵之城堡。敵砲爲之沈默。自同年六月十九日。至同月二十七日之間。適全軍退去之時。唯麥氏所屬之第二十三聯隊。最困戰。苦鬪自朝至日中。晨不遑暇。食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誠大激戰也。丁斯時也。日色無光。悲風慘澹。而麥氏躬先士卒。勇敢能戰。以不拔之精神。激無量之士氣。戰機雖危。麥氏以一身當之。無稍失。無或懈。職責已盡。忠實已全。卓卓戰功。誰與其續者。然則衆望之所向。民情之所歸。有本原也。豈倖獲哉。然當此時。佛托巴基尼亞之聯隊。以退軍而誤戰機。致敵兵之掩擊。士卒倉皇。全軍皆墨。存亡之間。決於頃刻。而幸也。麥荊來氏受命提軍。鞭馬入陣。飛躍於猛火之中。如疾風如迅雷。突擊追兵。勇往無前。敵軍之人。皆相顧愕。貽不敢仰視。至此而巴基尼亞聯隊始脫於危險。功績其偉大。哉。當聯隊之退軍也。道路之間。有巨砲一焉。放棄而去。是殘好餌於敵也。麥民遂持之。而請於長官。長官拒之。斯時之軍士。力倦

筋疲。運搬無力。於是麥氏慨然勵聲曰。我二十三聯隊。能之迥顯。一呼瘡痍。皆起。部下之勇士。復以巨砲置於安全之地。其後轉戰廣漠。數有功。遂以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廿一歲之壯齡。進於大尉戰事。既終。遂辭軍職。而歸於坡耶特村。爲養親之計。夫麥氏之在軍也。名利非所爭。權術非所用。唯排萬慮。當萬難。泰然守自己之職務。無敢戲豫。無敢馳驅。始終一貫。精勵從事。故能克奏厥功。使非有天稟之才。氣精力能。駕千百人而上者。安能博絕大之名譽於戰場哉。其歸於坡耶特而來也。鄉黨聞之。歡呼道迎。爲之開一大慰勞會。使麥氏爲演述員。於是慷慨登壇。縷述萬言。鬱鬱吁嗟。標心釀血。四圍聽衆。罔不爲之感激。座中多流涕者。至麥氏下壇而行。拍手如雷。握手如雨。如孺子之戀慈母。徘徊不忍去。云。嗚呼。他日之登代議院。堂堂之論。正之議。能激動滿堂。唱道帝國政策。保護貿易之主義者。實大政治家之全體。然而此時已畧見一斑矣。

第二章 代議士及行政官之麥荆來

(一) 政界初陣時代

麥荆來 上編

偉哉麥氏之勛業。果何爲而去軍職耶。蓋氏爲軍務家而實政治家也。其鑿於法律。一學匪伊朝夕。至此而驟然集注腦力。委身於法律學之研究者。酬素志也。於是就判事克利頓及威爾遜氏研究法律。終卒業於阿巴尼學校。至千八百六十七年。得辯護士之許可。爰以法律爲獨立之職業。居無何乃移於康獨市。專從事辯護之職。麥氏此時。既傾心於雷珀勃利根黨。盛唱道其主義。雖反對之黨派愈集。衆有四面楚歌。深陷重圍之勢。而志之所定。百屈不撓。於是就當時全國民所最嫌忌。所常論難。黑人選舉權之大問題。而極力演說。附與之。之。正理對抗社會之攻擊。泰然其天君凜然其精神。而超出於世俗風潮之外。嗚呼。壯哉夫民選狀師之職。有其名無其實。殆與空位無異。久矣夫。勢威之全墜於地矣。麥氏見之不禁慨然。遂運動其熱心。而膺選舉於此職。此職也。而氏登之也。勇敢其氣。忠實其心。磊磊落落。以行使其職。權雖有權。貴無稍忌。憚而職乃不虛。而威乃可行。千八百七十一年改選之時。麥氏不與其列。遂屢於民間。然常達觀大勢。縱談政治。時聚數十同志。以演說於鄉閭。辯士之名。又稍稍揚於外。千八百七十五年。罕伊斯與阿祿鈴之二氏。爲大統

領之候補者。均現出於選舉場。旗鼓堂堂。爭鹿中原。而麥氏之聲援。遂奏非常之效。果此無他。麥氏之胸中。早蓄有數萬甲兵。故其一人之演說。能掉三寸之舌。以奪三軍之勇。勢力之大。罕見其偶。自是以來。而氏遂爲有名之演說家。全國之人民。莫不尊之敬之心。悅而誠服之。他日之雄飛於政界者。於此已得其根據地矣。

(二) 雷珀勃利根黨與迭莫古刺脫黨之關係

當時米國有二大政黨焉。一謂雷珀勃利根黨。一謂迭莫古刺脫黨。此二大政黨之淵源。吾得而詳其顛末焉。兩黨之萌芽。既胎於華盛頓之時代。經世界多少之變。相歷政界多少之沿革。始發生今日之二大黨派。大統領華盛頓之時。仲亞代摩司。赫米爾頓氏等。與華盛頓相結托。欲集注合衆國同盟之中心於中央政府。佐馬司及弗爾孫。欲置主力於地方。兩部分之主義。劃然不相合。論議亦兩不相下。世人之論斷亦各有所祖。主中央之說者。則唱雷珀勃利根黨。主地方之說者。則稱迭莫古刺脫黨。自來兩黨之歷史。其萌芽也。同。根其發榮也。同。幹特因後世稅則之問題。遂精神軋轢。各立門戶。致有今日兩大政黨之名詞。彼之有名大統領孟盧以任期既

滿。將去其職。適關於關稅之問題。起於國中。其爲保護政策。耶抑爲自由政策。耶論議紛紛。如沸如羹。有莫知所終極者。斯時奉弗爾孫主義之黨派。世人或稱爲雷珀勃利根黨。或謂爲迭莫古刺脫黨。混同其名。稱併而爲政黨之一派。以別於關於稅則議論之二派。二大政黨之分裂實歧。中有歧莫尋其根跡矣。夫以保護稅則爲主義者。稱雷珀勃利根黨。持開放主義者。名迭莫古刺脫黨。以兩派對峙。勢成犄角。始現出今日兩大黨之現狀。然則二黨之主義。但於沿革間生兩者之差別。非於根本上異其發達也。於黨乎。何尤。

(三) 麥荊來之結婚

當麥荊來氏置身於康獨市。而從事於辯護士職之時。同市之一銀行。有玉貌花顏。輕盈窈窕之麗人焉。會計之事。爲其所司。然於職務爲不宜。於人情爲不合。斯時康獨市之年少紳士。羶以迷心。柔若無骨。咸爭先而來於麗人之案前。企博美人之一笑。然中原之鹿。天下共逐。誰歟。其捷足先得者。美矣哉。一輪之花高矣哉。清芬遠。遮手折兮。何由心愛兮。靡涯殆。所謂天緣之定。非人事所能強與。而岸然道貌之麥荊

來氏以數數出入於銀行。其風姿態度。久貯於麗人之心目中。由交誼而生尊敬。由尊敬而起愛情。借老之思。匪伊朝夕。而斯時。麥氏之名譽。復嘖嘖於康獨市之交際社會。彼美人兮。其于歸兮。遂與當日青年法律家。麥荆來氏結鴛鴦之契。如弟如兄。今而後百年。永好矣。所謂美人者爲誰。即伊代索克頓也。其父名德華托索克頓。在康獨市中。固屈挫之素封家。而銀行中之首領也。索克頓之祖先。世世住於康獨市。同市之建設。索氏之功勞。爲不鮮焉。誠高門貴族。有人望之舊家也。至德華托索克頓氏。家實人足。日臻繁榮。其教育長女伊代也。自普通以至專科。無一或闕。迨卒業於市中學校之後。德華托氏乃以海外旅行爲其女公子勸誘。越太平洋。十萬里之波濤。觀光於歐羅巴諸國。致身於文物之研究。交際之練習。以造成善良家婦之資格。雖然。孤身萬里。歲月駒過。大好故鄉。盡歸乎來。其返於康獨市也。父又令其學獨力之職業。當他日。違一身之事變。庶幾方向之不迷焉。爰入於己分之銀行。司出納之職。此與麥荆來氏相知之端緒之機會也。日得爲堂堂大統領夫人之原因。固非人之所能爲。天作之合也。不然。彼花顏月眉之美人。學問雖優。抱負雖宏。果安得天

生之嘉耦。遭遇於萍水之間乎。

有麥氏之謹嚴。必有伊代孀之優麗。所謂物各有偶也。於是千八百七十年之正月。遂於菩來希昆臺利盜之寺院。舉結婚之式。夫人之許麥氏者。慕其才也。麥氏之許夫人者。愛其色也。以兩心之相投成一家之好。合融融焉。盜盜焉。和氣滿庭。除矣。斯時爲其父母者。其愉快爲何如耶。雖然否極泰來。樂極憂生。亦天演之公理也。麥氏之女。忽遭危疾。醫藥無靈。竟悲永訣。麥荊來氏夫婦之悲傷。誠有寢食俱廢者。自此以來。麥氏夫人遂鬱鬱終日。歔歔流涕。痛心已甚。遂失健康。致釀成不治之症。當此時也。麥氏之愛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雖政界之運動。慷慨激昂。略無暇。暑然猶躍馬馳歸。經營湯藥。以稍慰病者之心。嗟呼。丈夫亦愛憐少婦乎。誠哉英雄之氣。短兒女之情深也。抑麥氏夫人。其于歸於麥氏也。改夙昔之宗旨。捨生平之信仰。而移其熱心於馬沙基托派者。從麥氏也。二十年來。其朝夕孜孜。冗冗而黽勉。不遑者未嘗稍拂。良人之意。婦順夫和。如山如河。數十年如一日。豈無因而致哉。

夫人性快達。無偏私。無邪曲。故有收拾人心之能力。雖病體瘠弱。猶復勉強支持。藉

內助之功。以至其統領夫人之天職。固非凡俗之婦女子。所能望其項背者。然而紅顏憎命。天降鞠凶。如麥荊來氏。不能全其天壽。致斃於匹夫之手。向拳拳握手。以慰我心者。今則警歎音容。徒求於寤寐矣。天賦命。賦將人事。賦悲夫。憫哉。追念往事。默默。徒思欲言。無音欲哭。無淚矣。非心之褊狹。而實歎人生之果敢。遂如是之結果歟。

(四) 代議士當選 (第四十五議會)

偉哉米國有數之名士。維多夫。噠頓氏等之聲援也。自麥氏之名望。日益發達。於千八百七十六年。推爲代覽士之候補者。遂出而爭勝。敗於選舉之場。試翻騰之演說。於費那德爾。費亞博費覽會。衆望多歸之。雖有力多數之先輩者。其旗鼓不足以相當。遂於同年十一月。以三千三百票之多數。奏麥氏之勝利。斯時麥氏雖初入議會。然頭角崢嶸。英英露爽。頗占有議會勢力之一部分。千八百七十八年之議會。麥氏反對於維多氏之稅則法案。慷慨試其演說。不僅大動議會之形勢。其演說之顛末。公刊於報紙。俾流布於全國。雷珀勃利根黨之勢力。遂如燎之方揚。無或滅之矣。

(第四十六議會)

第四十六議會之開也。麥氏與戰功赫赫而豪富無匹之威資將軍力爭候補。遂以千二百三十四票之多數。得勝利於選舉場。麥氏之名望。固有超越尋常者。千八百七十九年。開臨時之大議會。麥氏乃注熱血。布公道。而反對於合衆國選舉法律廢止法案。其演說也。論旨明白。議論精確。雷珀勃利根黨員等。公刊之於傳單。以配付全員。爲其關於雷珀勃利根黨之行動之準則也。當時麥氏於議院內外。其勢力果若何偉大耶。彼於千八百八十年。爲雷珀勃利根派之組織。不獨荷俄海俄州。會議長之榮譽。且蒙爲司法部之委員。又承開費爾特氏之後。受豫算委員之職。并兼有其他二三之職務。蓋爲大政治家。開活動之端緒。其於此時。其於此時。初俄海俄州。已屬於迭莫古刺脫黨勢力之範圍。將有席捲囊括之勢。千八百八十年。雷珀勃利根黨。再恢復勢力。而俄海俄州。又不全屬於古刺脫黨之勢力圈內。非然者。雖堂堂根據地。亦將爲他人所吞噬哉。

（第四十七議會）

當開四十七會議之時。麥氏例爭其候補於俄海俄州。麥氏固明於勝算。然亦奮勵

善勉。果敢有爲。故堂堂正正敵手之牙營。不難唾手而碎之。遂以三千五百餘票之多數。而占重大之部分。得高等之位置矣。夫麥氏之膺希開格會議之推舉也。入於雷珀勃利根派。中央議會爲俄海俄州之雷珀勃利根派代表者。而受列席之幸榮。麥荆來氏乃大扶植雷珀勃利根黨之勢力。復孜孜然以自治之說爲其同黨勸。於是與開費爾特將軍。始游於紐約克之各所。或歷訪邁英及英氏安那伊利羅伊斯之諸州。足所研經演壇。生色吐萬丈之氣焰。表生平之主義。而雷珀勃利根派之勢力。又爲之一震。

第四十七議會。雷珀勃利根派占大多數。迭莫古刺脫黨之勢力。頗相形見絀。及稅則改正之議。出議場中人。或相顧而愕。眙或咄咄而稱怪。甲論乙駁。擾擾紛紛。不知終極。乃有稅則會之設立。待次期之議會。使報道其成案。提出此改正案之原由。麥荆來氏注全體之精神。灑滿腔之熱血。反對委員設立之議。說明保護政策於國利民福。實有緊密直接之關係。排多數之異論。造無量之自由。所謂千八百八十二年四月六日之有名大演說也。夫麥荆來氏以米國之國是宜依保護政策服膺。是而

主義是者在米國之政界爲特種之異聞。在麥氏之經歷亦增無數光明。陸離別樣之彩色。天下事不衝突。不能有建設。大抵皆然也。自此以來。麥荆來氏不屬於俄海俄州。而屬於約黎忒頓斯忒支矣。不爲議會之勇將。而巨於米國全體。爲雷珀勃利根派之元帥矣。

(第四十八議會)

雖然政界之潮流變遷。無極。至第四十八議會之時。迭莫古刺脫黨之勢力。又侵入俄海俄州。自同州選出迭莫古刺脫派十三人爲代議士。雷珀勃利根派之代議士。無過八人。麥荆來氏與迭莫古刺脫黨之勇將佛賚氏相爭。敵勢愈盛。我軍愈堅。故困戰苦鬪之後。終以入票之差。歸於麥之勝利。然則當時迭莫古刺脫黨之勢力。其於米國全土。不亦磅礴鬱蟠。有令人可驚可恐者哉。

第四十八議會之開始也。雷珀勃利根派之勢力。比於四十七議會。星條旗色。稍遜發揚。麥荆來氏獨勉然維持。自黨之勢力。雖敵黨之政畧。凡可以危麥氏之地位者。無不着現於實際。此一會也。麥荆來氏反對於孟盧之稅則案。極力演說。必欲於

政界上經濟上奏其效果而後已。遂打破孟盧之主義。仍歸麥氏之勝利。使頭腦精確論旨痛切得激動滿堂。以一己之意見灌輸於衆人之腦筋。當時麥荆來氏爲雷珀勃利根派俄海俄州會之主領。其代表之職。則推選於同派之中央會議之議員。婆蘭因氏大統領之候補者。而現於選舉場也。麥荆來氏以一片之熱誠爲聲援。之後勁。南船非馬跋涉艱難。勸諄諄。舌敝乃得集收多數之投票。豈易乎。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俄海俄州更遭迭莫古刺脫黨之躁躪。雷珀勃利刺派勢力大衰。雖然如麥荆來者境愈艱力愈奮起而爭代議士之候補。遂斃競爭者貝基氏。而續稱代議士之名。麥氏於是伴婆蘭因氏而游說費斯托佛基尼亞及紐約克之諸所。盛鼓吹雷珀勃利根黨之主義。思注於主義之實行。始終一貫。委身於政界之運動。犧牲一人以利國民。誰謂爲之。孰令使之。

(第四十九議會)

千八百八十六年。俄海俄州再爲雷珀勃利根派所占。有與迭莫古刺脫黨之候補者費爾福斯爭鹿中原。以二千五百五十票之多數。博大捷於選場。第四十九議會

之開也。麥氏試其演說者三大端。一勞働問題。二養老金之盈絀。三國庫所存餘金之如干。觀其所壁畫而知其國是之方針已稍稍變易矣。

千八百八十七年。米國國會之歷史中未曾有之大活劇。至此皆出現於世界。此活劇也不獨於麥荊來之經歷有至重之關係於米國之政治歷史。亦有至大之影響。信乎爲吾人所當注意者。當時克尼勃即頓有大統領之職。其所執之政策。均反對於麥荊來所唱道之保護政策。力言保護政策之不可行。而國中所謂米爾人者。皆協同於克尼勃耶頓氏之政策。提出法律案而注全力以希冀其通過。誠大論戰也。夫兩黨之決戰。最爲偉觀。況乎大統領改選之期。指日可待。兩黨之運命。即決於勝負之間。竭兩黨生平之雄力。迸兩黨無量之腦漿。以演出慘澹之活劇者。亦事之所必至。理之所固然。千八百七十六年以來。割據議會之一隅。獨優於雷珀勃利根黨之重鎮。此時之麥荊來氏如魚之得水。如鷹之脫鞴。豈不能逞其騰躍之能力哉。然彼不逞其騰躍之性。而轉極力於籌畫欲於此大論戰之間。觀察彼等果若何之展布。耶麥荊來氏以此法律案之提出。不係於開議會之期。遂來歸於俄海俄州。以一亞

米利加之農民爲演題詞旨懇切說所以保護政策之利益而預防其動搖千八百八十八年來於波斯獨於荷謨馬克托會議廳以原料品不可稅論爲演題說明自黨之主義聽者罔不感動寄心於雷珀勃利根黨者甚多而終日之討論即兩黨死命所由分於時麥荊來氏果若何態度耶自議會之開至於今日以得未曾有之雄辯殘留世人之記憶而稱爲絕大演說者麥荊來氏其鼻祖也前乎麥氏而登演壇者爲浪代爾氏其演述紆緩每至數時是爲破演說之規律是爲侵他人之自由麥荊來氏輒寬假之靜心守坐以待演說之終度量之宏遠氣象之濶達已迥不尋常非包藏經綸者能如此耶斯時之麥氏固無所異於人也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竊以此君登壇必有絕大之議論最新之解說以餉吾儕吾其聽者至浪代爾演說既竟麥荊來氏將移步近於演壇滿堂肅然靜坐無譁不啻山雨欲來萬籟俱寂鳥雀皆瘖焉俄而目光爛爛英氣勃發之麥荊來氏直立演壇侃侃數言以駁反對黨之異論於是敵黨之間評言難聲如波之起如雲之湧言者無音聽者愕視其勢固甚盛也雖然燭日之明見日則滅雨雪之灑見則消麥荊來氏乃辯明開放政

策之無根據。無理。由保護政策。之適於國際利益。於民生反覆騰說。以申其保護貿易之國。是爲事之所必行。四圍聽衆。默無一言。而麥荊來氏之音。朗朗然達於院內。此時之敵黨如迷。始悟如夢初醒。雖素持反對主義者。亦感動其說深。以開放主義無利益於亞米利加人。翻然而參趨於麥荊來氏之旗下。使非麥氏滿腔之熱血。能以動人論理之。顯豁能足以感人。議論之精確。能貫徹人心。駁議之痛快。能叱咤風雲。安能如此。奏大效果乎。嗚呼。前事有師。內視有鑑。通觀我日本帝國之議會。上下六百之議員。不禁俯仰歎。而竊歎人才之難也。

此年適雷珀勃利根派大總會之開始。麥荊來氏爲其活動之中心點。占有評議委員會會長之位置。既而欲選定雷珀勃利根派之大統領候補者。婆蘭亞氏知難而退。衆望遂歸於麥荊來氏。而麥氏又將推選爲雷珀勃利根派之候補者矣。麥荊來氏察趨勢之所向。心滋不悅。乃力辭其職。辯所以不當其任之由。而推瑕孟氏代其職。爵祿所不計。勢位所不羨。何謙而又義耶。比之日本帝國之政治家。名譽不足。繼以薦舉。薦舉不足。繼以賄賂。始得政治上之位置者。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於是麥

荆來氏之德望愈高而愈隆。雷珀勃利根派全體之趨勢。於自治。於外交。無不爲麥荆來氏之所管轄矣。

(第五十一議會)

麥荆來氏前後受選爲代議士。既六度矣。第五十一議會之開也。又將舉爲第七次之代議士。誰舉之。舉於議長之候補者。卒以三票之差。爲拖瑪斯尼德氏所敗。雖然。於此次之議會。依然豫算會之委員也。無何又爲其委員長。其畫策於院內。常奏其效。雷珀勃利根黨之發案。爲麥氏通過者甚多。我國有星亨焉。自德望之方面言之。雖與麥氏異其性格而支配我帝國議會於實際其方針其手段其境遇其結果其揆一也。

千八百八十九年。麥氏提出關稅管理法案。以歲入所關。欲一括數多之法律。而歸之於單一法。蓋有財政上重大之關係。可留意爲法律案也。麥荆來氏注意其政策。遂終奏其效果。通過於上下兩院。大統領裁可之。爰爲純然之法律。而發布於全洲。千八百九十年。更提出關於稅則之法律案。以無量之熱血。遂又使通過上下兩院。

自大統領之裁可。而此法律復鑄爲定案。宣布合衆國之國民。此法律案之改正。世人稱爲麥荆來氏案。蓋卓卓其有名者。夫麥氏之維持此法案。反對不下數百人。申辯不下千萬言。卒能藉隻手之力。以挽狂瀾。心不可謂不定。志不可謂不堅。於是麥荆來氏在政界中。又稱爲第一流之雄辯家矣。名聲之赫赫。不啻朝日東昇。光明而奇麗也。偉哉麥荆來。

其後於米國全體。雷珀勃利根麥之威望不甚盛。迭莫古刺脫黨之勢力。大爲擴張。如俄海俄州亦爲迭莫古刺脫黨所蹂躪。麥氏等復熱心苦戰。以維持其命脈。至次之改選期。與華威克爭其選舉。遂因六百票之少數。致使中原之鹿。終爲敵黨所獲。蓋於選舉期之前。麥荆來氏於勞働問題。常鼓吹八時間勞働之主義。或反對於商業之拖雷斯托。而論述所以非拖雷斯托主義之真理。天下之人心。爰爲之感動者不鮮矣。

(五) 政官之任命

麥荆來氏雖退於議會。而不屈不撓之精神。愈艱貞愈強固矣。其於「勞働社會」

「奴隸廢止」「保護貿易」等問題。唱道雷珀勃利根黨之主義。孜孜日夜奮勉圖功。同黨之人欲推麥氏爲俄海俄州之知事。麥氏亦諾之。遂注意於運動。千八百九十一年。有俄海俄州知事之選舉競爭。斯年七月麥荆來氏於粒爾斯試其演說。辯明「保護貿易之有利益」「自由貿易之可排斥」「銀貨保護制度之可用」「銀貨自由制度之可捨」。意氣慷慨。旁若無人。有沛然莫之敢禦者。同年九月正堂堂麥氏之競爭者。遂挑戰於恰婆拜爾氏。於阿特地方互試演說。以決雌雄於一時。夫以麥氏精銳之論鋒言國家改革之國。是理無有不足。勢無有不強。人無有不。服。遂以未曾有之大多數票。而推選爲俄海俄州知事之職。麥氏之登此職也。始數日耳。忽值大統領改選之期。雷珀勃利根派之大總會將開設矣。麥氏受選爲俄海俄州代表委員。列於總會之席。會中同黨之人多欲推舉麥荆來氏爲大統領之候補者。麥氏謙遜而不敢當。至強而制之。乃說哈利遜氏之名實。於大統領之地位程度適合。而勸誘同黨者投票。且痛言不可投票自己之理由。雖然。尙得次點之高票焉。哈利遜氏因麥氏等之援助。得五百三十五票。爲雷珀勃利根黨之候補者。與迭莫古

刺脫黨之候補者。互爭勝敗。麥氏者。自黨之運動委員也。東奔西馳焉。捨政治。家作游說客。殆有眠食胥忘者。雖然。人事雖盡。天命已改。既不與雷珀勃利根黨。則麥氏等之運動亦終歸於失敗焉。奈若何。此在凡俗之人。精力根氣。殆將沮喪。然而得志者不驕。失志者必不餒。如磊落光明偉男子。麥荆來氏其人者。豈一敗之餘。即畏縮不前。沾沾然作兒女態哉。吾知其勇氣日增。熱心愈漲。有誓不死敵。不立世界之勢。無怪麥氏之擴張已派之政綱。將復張旗鼓以決一戰於選舉之場也。自此以後。麥荆來氏如何活潑而出沒於政界耶。吾請言其略。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以來。麥荆來氏發前後二次之布告。深注意於財政之現狀。或促稅法改正委員之設立。或於地方稅地方公債之無益者。塞源節流。阻其增加。而專熱心於牧民之業。夫氏生於勞動者之家。由來與勞動者有非常之同情。彼勞動者之現象。時時輾轉於心目中。而不少休。故對於鐵道傭人。則保護之不遑。親歷之事。甘苦備嘗。麥荆來氏從種種之方面。救正勞動者之苦境。何痛癢之相關耶。當時統全國所籌畫所論難為國家之大問題者。貨幣問題與貿易問題。而麥荆來氏盛

唱道保護貿易與保護貨幣制度之主義。大歡迎於全國。麥氏之名聲。愈發達。愈沸揚。因大多數之投票。再推舉爲俄海俄州之知事。於是大統領之地位根據。已得基礎。已定他日之大成。可翹足而待矣。千八百九十四年。麥荆來氏擴張自黨之主義。欲大盛同黨之聲援於選舉之場。縱橫奔馳於俄海俄州。六旬日之間。演說之多。不下數十次。蓋寢食之外。光陰之消磨。無不於演說運動二者。犧牲一心。以行其主義。犧牲一人。以利我國民精氣不足。惜神力不足。吝趨艱冒險不足。憚唯達其目的。償其願望。雖瞑目長逝。焉可也。非開誠心布公道。能如此之雄傑乎。若夫我國之政治家。當其爭選舉唱道主義也。每悠悠於酒色之間。以爲人生之大快。殆政治運動止於形式上。表面上存其標目耳。寧不可羞。寧不可懼。抑麥荆來氏之治世中。有霍京克地者。鑛業極盛。勞勩之間。時起變端。得氏之經營。每以充足之資本。以救濟之。斯時或有三暴徒。侵入政廳。擬襲監獄。得麥氏之鎮壓。無不皇然懼赧。然愧者。由是州內肅然。雞犬不驚。氏常揚言曰。「予治政之間。予不許行私罰於管內。」至此固實行其政策之時也。至任期既終。遂又驅車向康獨之村。歌歸去來矣。



上海通雅書局出版最新書籍

新學書目提要

是書準四庫全書提要之命名而不盡用其例於新譯新纂之書皆爲之提要要領與尋常繙譯之本迥異論列精當攷辨詳明於近日學界諸書多發覆蘊每編備載故實尤近人所未知行文典雅足傾一世飭公學海之名揚子折衷之喻以示海內無多惡焉書共六門現在已出版者

法制類新學書目提要

每冊大洋五角

歷史類新學書目提要

每冊大洋四角

輿地類新學書目提要

每冊大洋二角五分

其餘文學西學西藝雜箸小說共五類概准年內出書以成全璧明春擬作續編所有此次未經提要之書本書局以見聞所限不及搜羅如有單行孤本祕篋遺編 惠而假我者當即提其要旨紹介學人是則實深企盼者耳

德意志史

日本河上清著海甯緒嘉猷譯木書分四卷起於日耳曼人種出現之時迄於德意志聯邦成立之盟約為古代近世中世三期於日耳曼種族之統系普魯士政治之源流皆紀載有條足資攷證誠講求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每冊大洋六角

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創尊王覆幕之先聲以成明治維新之基誠日本近世第一偉人也著者德富健次郎稱東邦名宿批評述作具有精神欲作平原之繡者尚亟購之每冊大洋四角

鐵血主義

船舶犯波以蒸汽之勢力也排社會之迫害而圖支全者非養吞海之汽力不為功是書為人生之蒸汽文明之生活而日本德富健次郎又以熱心理想出之以剛健之筆舒之以明澈之論能使讀者頑廉懦立誠佳構也每冊大洋二角

附圖 俄國之勢力圈

此書係日本工學博士田邊朔郎所著原名西伯利亞鐵道論俄人以勢力範圍經營東方始於何地着手終於何年落成及殖民鑛業中國交涉有重大密切之關係按圖攷究歷

農學提綱

森林物產等無不言之精要而又於歷可徵洵不可不讀之書也每冊大洋四角
日本東京農科大學卒業生吳縣葉基植著每冊大洋四角

植物病理學

著者全上價亦全上

中編 米西事件前大統領麥荊來

第一章 大統領競爭時代

(一) 麥氏之運動

麥氏辭俄海俄州知事之職。歸康獨市而來也。斯時麥荊來氏之名望威勢。已波及於全國。千八百九十六年。推舉氏爲大統領候補者之說。米國全土。如風動然。彼謙謙自下之麥荊來氏。欲固辭其推選。而勢有所不能。遂以衆望所歸。起而應其請。與迭莫古刺脫黨選出之大統領候補者婆蘭亞氏對峙。互爭勝敗於選舉之場。雖然。爲求張一己之聲援。而邀集無名之公衆。逞口舌之辯。以冀投票之多。麥氏所不願也。半畝之演壇。場任敵人之占。有可耳。於是退隱於康獨市。坦然蕩然。與世無競爭。而其同黨之志士。陸警水慄奔走而來於康獨市者。無慮數千。群集於麥荊來氏之家。爲國民請命。氏乃排闥而出。謝公衆之熱心。謀民生之進步。論保護貿易與金貨本位之相依。以成國是之理。而論難自由貿易與銀貨本位之兩主義。滔滔數萬言。喚起公衆利害之感想。其居家之演說。自六月至十一月。數月之間。盡鼓吹之能。

力焉。遂。斃。敵。將。婆。蘭。亞。氏。得。占。有。勝。利。此。固。德。望。之。隆。之。所。招。然。使。非。數。年。以。來。麥。荆。來。氏。苦。心。腦。思。強。固。雷。珀。勃。利。根。派。之。根。底。安。能。以。七。千。萬。票。之。多。數。得。第。二。十。五。代。之。大。統。領。榮。譽。乎。夫。敵。將。婆。蘭。亞。氏。狂。奔。於。東。西。以。拔。群。之。體。力。無。比。之。雄。辯。勉。勉。焉。於。勢。力。之。伸。張。終。於。失。敗。而。麥。荆。來。氏。隱。居。獨。處。逍。遙。於。康。獨。市。以。樂。其。天。年。卒。能。以。大。多。數。而。博。最。終。之。勝。利。豈。天。道。之。無。憑。與。豈。人。心。之。不。公。與。蓋。麥。荆。來。爲。順。時。勢。者。婆。蘭。亞。爲。逆。時。勢。者。

婆。蘭。亞。氏。迭。莫。古。刺。脫。派。與。古。刺。斯。忒。派。併。爲。一。黨。以。當。麥。荆。來。氏。然。其。政。綱。不。足。以。收。攬。大。多。數。之。人。心。唱。道。自。由。貿。易。之。主。義。而。全。國。新。聞。紙。之。多。數。皆。爲。麥。荆。來。氏。之。應。援。不。轉。瞬。間。而。大。統。領。之。改。議。期。又。告。近。矣。兩。黨。之。爭。如。方。沸。之。羹。愈。加。激。厲。至。大。選。舉。期。日。米。國。全。土。之。民。戶。皆。翻。翻。然。靡。於。星。條。旗。之。風。民。氣。之。磅。磅。人。心。之。興。奮。而。實。爲。示。威。運。動。之。開。始。也。俄。而。開。票。之。結。果。麥。荆。來。氏。之。登。選。公。布。於。國。民。雷。珀。勃。利。根。黨。雀。躍。歡。呼。羣。稱。萬。歲。於。麥。荆。來。氏。統。一。之。下。爲。合。衆。國。之。舞。臺。者。以。千。八。百。九。十。七。年。之。春。爲。首。云。

當時雷珀勃利根黨開大會於盛托爾伊。以發明關於政見之決議爲最重要。要而喚起我等之注意者。則關於對外政策者是。試舉決議之一節如左。

(雷珀勃利根之外交) (盛托爾伊決議之二)

其言曰。我國外交政策之勇敢。終始如一。於西半球上米國之利益。當竭力以保護之。毋許他國之容喙。布哇者。屬於米國主權之下。可維持之而管理之。尼克那格運河。爲米國所開通。其權利應歸米國所占有。毋許他國之異議。以其適當於西印度地方。可備軍港之用也。

(阿羅邁利亞問題)

阿羅邁利亞之虐殺。於人道之上。不義不道之事。未有甚於此者。米人者。深表同情於被害者。強注公憤於暴虐者也。愛自由重正義。我米國人民不可不用全幅之勢力而禁壓之。今也米國人之住於土耳其者。極瀕於危險地位。其財產已受其毀損矣。我等同志。不可不以一片之熱誠。救濟而振拔之。

(孟盧主義)

大統領孟盧之宣言。所謂孟盧主義者。在十九世紀以前。亦可爲我米國之國。是雖然解之於狹義。不可也。當觀於廣義。而確守之。若歐洲之權力。有蠶食於我西半球者。我等不可不極力反抗之。我等於過去及現在。不干涉於歐洲領地。又於將來。可不必干涉耶。雖然。果據何爲口實。不許其領土之擴張乎。寧使我米國自西半球撤退。歐洲之勢力。尤切望於大陸之英語諸國。因其住民之承諾。欲統一聯合於米國主權之下也。

(古巴問題)

合衆國者。發揚自由獨立之精神。與壓制之公敵相戰。遂能自獨立以成。今日之國家。於是對於亞美利加之人民。欲抗歐洲之權力。而脫其羈絆。開莫大之戰爭。者深表同情者也。吾人者。見古巴之愛國者。抵抗西班牙之猛惡壓制。能健鬪不屈。爲絕大之快事。而希冀彼等爲競自由。爲爭獨立。遂成功於一日者也。夫西班牙政府之於古巴。其政治失當。侵害我米國國民於古巴。所有特權。蓋非尠少。我等不可不堂堂鳴鼓。責其不當失政之理由。今也。西班牙政府於古巴。不能恢復和平。盡其條約。

上之義務於我米國人。我等米國人應速於古巴島盡力於平利之恢復。且不可不努力於古巴島之獨立也。

(海軍)

抑確定我國之外交。維持西半球之平利。而欲實行我等之主義。必不可不保持強固之海軍力。此吾人企海軍之擴張。而希望海岸及港灣之設計防備。爲完全無缺者也。

(外人移住)

欲使我米人之工人。得賃銀於平等。米國政府。須厲行移住法。而有害米國之土人。如外國之移住者。不可不嚴格以禁壓之。

(二) 婆蘭亞氏之運動

麥荊來氏割據於康獨市。遙於西部之諸州。睥睨銀黨之形勢。斯時婆蘭亞氏爲若何之運動乎。請序其方略之始終。俾知銀黨之戰略如何。

今次之大統領選舉競爭。要爲金黨與銀黨之爭。而雷珀勃利根黨。既舉麥荊來氏

爲大統領候補者。迭莫古刺脫黨。爰開大統領候補者豫選會於期開格市。自各州各部。招集二萬之代議員。論議金銀之兩本位。紛紛擾擾。迄無成議。查蒲那斯克之出身銀黨之勇將。現於威利阿謨解林格斯婆蘭亞氏演壇。以雄勁之辯。滔滔如流。叫絕之聲。達於院外。其演說進於佳境。如云「諸君乎。勿使迭莫古刺脫黨。礙於金十字架」之時。拍手之聲。不啻百雷之鳴。一時俱發。各州各部之代表旗。均馳集於婆蘭亞氏之下。遂以大多數選定爲大統領候補者。時年三十六。吾舉其期開格大會演說之一節。

誰向於吾人。而謂金貨本位爲文明之本位制者。余輩斷斷反對之。如我亞美利加合衆國。欲駸駸焉冠於列強。決不可採用金貨本位制之說。諸君不知乎。我黨勿論雷珀勃利根黨之或一部分。非既翻然反旗加入於銀黨乎。

金貨本位制。果爲文明之本位制。何爲文明之民。不喜金貨本位耶。敢問吾人之祖先。於如何場所。將又於如何時。有金貨本位歷史耶。諸君謂如何耶。

汝何故言商業繁盛之都。不可不行金貨本位制耶。譬如商業繁盛之都。支之

廣漢富饒之平原。汝以何爲貴耶。試燒汝之都府。培我平原。汝之都府。一瞬時或可再建。而我之平原。雖數月亦無掃除。污萊之。荒蕪之。將雜草蔓延。不止於我平原。漸次波及於汝等都府之街衢。又若何不可耶。

婆蘭亞氏歸於故鄉。賚蒲那斯克州索來謨。暫作休養之計。再赴於紐約克運動之後。與敵將麥荊來氏。試立合演說。欲開一大舌戰。而其作戰計畫。於東部之雷珀勃利根派之中心之紐約克。發布其政綱。開大演說會。襲擊金黨之本陣。入於歸途中部之中立諸州。庶足以動人心。而奏凱旋於西部之銀黨本陣。着着實行其方略。雖然麥荊來氏勢力之基礎。已牢不可拔。攻之愈猛。守之愈堅。敵軍勞勞我黨閑閑。婆蘭亞氏之運動。遂終不能奏其效。赫赫之戰。勝落於金黨之手。而銀黨歸於敗亡。嗟呼。時勢者成業揚名之捷徑。逆之。未有不轆軻蹉跌者。悲哉。婆蘭亞。

三三 雷珀勃利根與迭莫古刺脫黨之勢力範圍

吾試比較當時兩大政黨之勢力範圍。金貨本位制主義之勢力。盛於合衆國之東部。始於麥荊來氏之故鄉俄海俄州。以紐約克州等爲中心。將掩擊西部諸州。銀貨

本位制主義之勢力。蔓延於合衆國之西部。以賚蒲那斯克州爲其本陣。欲張戰線以遠襲東部之諸州。而介立於東西兩諸州之間之合衆國中央諸州。金黨與銀黨之數。各得其半。所謂中立之狀態也。於是兩大黨勝敗之所決。即觀於此等中央諸州之向背如何。故兩黨之策士爭動搖此等諸州之人心。使傾心於自黨之主義。列記此等諸州之名如左。

伊里那倚斯州

英加那州

南代科塔州

北代科塔州

米希干州

愛呵窪州

西巴基尼亞州

根得基州等

以上屬於合衆國全體之雷珀勃利根黨之人。固非盡奉金貨本位之主義者。其西部諸州之同黨員。主唱銀貨本位論者又甚多。而轉屬於迭莫古刺脫黨。雖然。其住居於東部諸州者。自服從金黨之勢力。皆固持金貨本位主義。對抗於西部之迭莫古刺脫黨。大張麥氏之聲。授排斥銀黨之論議者也。蓋當時之天王山者。爲中部之諸州也。麥荆來氏遂蠶食之大局之勝。敗彼時已。朕其兆。豈待今日而後知哉。

(四) 婆蘭亞氏與麥荆來氏性格之比較

試觀兩人物之性行。自年齡較上。雖麥荆來氏既過五十。婆蘭亞氏未逾三十六。自經歷之上較。則麥氏勝於婆氏數倍。史家所共認者。而麥荆來氏代表實行。婆蘭亞氏代表理論。麥荆來氏能據雷珀勃利根派之意見。順勢而利導之。以實行其主義。非若婆蘭亞氏以一己之意見。左右迭莫古刺脫黨。獨斷而獨行之。冀逕達其主義。勝敗之勢。強弱之原。不待智者而後知。而況麥荆來氏有善於調理公衆之能力。最於現實的統計的。現確實之勳作。婆蘭亞氏僅耽於漠然之空想。專心致志。注於原理原則之唱道。如公開演說。而欲收攬人心。其勳作。深不足信。賴世人有目。麥荆來

氏爲趨時附勢者。謂其投自己之主義於民意之所向。不過機謀奇利之流耳。雖然。其言深不可信。探究麥荊來氏所經由之事實。所展布之經綸。而知世界無不變之時。勢。國。家。無。不。變。之。政。策。順。天。耳。應。人。耳。趨。時。附。勢。云。爾。乎。人。言。其。誤。哉。

(五) 婆蘭亞之略傳

任千八百九十六年與千九百年之大統領候補者。而率迭莫古刺脫黨。與功多之麥荊來氏爭雌雄。遂終於失敗。雖然。一時之名譽。亦震動北美全土。信乎婆蘭亞之傳記。不可不爲簡單之畧述。以爲當世告。

威利阿謨解林格婆斯蘭亞氏。以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十九日生於伊里那倚斯州索來謨地方。婆蘭亞氏之父。名希那斯艾爾婆蘭亞氏。爲同州元老議會之一員。八年之間。就事於其職。爾來爲巡回裁判所之判事。頗博美譽。威利阿謨佐婆蘭亞氏者。其初入故鄉之公共學校。次學於霍倚白之中學校。進而爲伊里那倚斯大學之學生。其在大學也。常好討論演說。而又爲其所長。大學生聯合討論會之開也。婆蘭亞氏弄三寸之舌鋒。受二等之賚賜。何其榮也。其千八百八十一年卒業。更入於希

開格府之法科大學。研究之功。日有進步矣。遂來於加克遜卑爾。而從事於法律之業務。婆蘭亞氏。巧於天性。辯論之術。自學生時代。即有雄辯家之譽。誠後來有爲之青年。而爲世人所屬望者也。無何。婆蘭亞氏與馬尼伊目爾頓少女。舉結婚之式。千八百八十七年。夫婦相率而轉居於林科盎市。蓋馬尼伊貝爾頓。當婆蘭亞肄業大學之時。正彼爲女生徒於加克遜之中學校之日。其在校中也。有通學之稱。然嘗竊慕婆氏之資性。婆氏亦愛女之性情。偕老之約。久訂同心。今日享婆蘭亞夫人之幸福者。非偶然也。婆氏之夫人。又嘗研究法律。自其內部。以助其夫之業務者甚多。其轉居林科盎市之時。夫人適產一子云。

千八百八十八年之五月。婆蘭亞氏受舉爲俄瑪集會之會議員。此集會也。開於先托路以司。列席於迭莫古刺脫總會。以撰定代表委員爲目的者也。婆蘭亞氏之列於集會。以天稟之雄辯。爲關於稅則之演說。名聲於是一揚。遂自迭莫古刺脫黨。推舉爲查蒲那斯克州之副知事。千八百九十年。又推自迭莫古刺脫黨。自同州之撰舉區。現出爲國會之代議士候補者。然此地方盛於雷珀勃利根黨之勢力。千八百

八十六年。以七千票之差。千八百八十八年。以三千票之差。迭莫古刺脫黨。終爲雷珀勃利根黨所敗。於是迭莫古刺脫黨之首領。亦不期婆蘭亞之成功。而與以充足之應援。世人由是目婆蘭亞氏爲年少無經驗之政治家。以此爭代議士之地位。始兒戲耳。無勇無謀。資爲口實。揶揄情態。誰能遣此。然而婆蘭亞氏決不置衆人之冷評於目中。鼓非常之奮勵。演說於選舉區之各所。云國是之不宜變更。祖法之不宜廢棄。滔滔焉。汨汨焉。人心於是大動形勢。又爲之一變。遂斃敵將昆賚爾。以六千票之差。而堂堂月桂冠。卒爲婆蘭亞氏所得。蓋婆蘭亞氏之演說。其言語直妙。天下其論議直入心坎。而惜乎其理想與米國之時勢相背趨耳。

婆蘭亞氏之入國會也。爲豫算委員。至次之議會。即千八百九十二年之議會。亦推舉爲豫算委員。婆蘭亞氏之在議會。注熱血而反對於雷珀勃利根黨之政策。盛唱道自由貿易主義。演說所以不可不助布浪頓。而固銀貨本位之國。是大論駁金黨之主義。懸河之辯。無有敢攖其鋒者。而婆蘭亞爲雄辯家之名。嘖嘖於全院。至第三次之選舉。氏決然辭候補者之職。千八百九十四年。於俄瑪呵世界新報發行定刊

物。婆蘭亞氏爲之主筆。掉弄其筆墨而鼓吹其主義。一腔之熱血則爲銀貨本位而灑之一身之雄力則爲銀貨本位而盡之矣。

婆蘭亞氏之主世界新報也。欲入合衆國之元老議會。終鬱鬱不得志。遂辭筆硯之職。又從事於法律事務。雖然。政治界之運動。無一日或怠。深信一己之主義政策。而籌劃是。而經營是。迭莫古刺脫黨與平民黨之聯合。不可不謂成功於婆蘭亞氏運動之能。千八百九十六年。彼於希開格國民政會有功。遂爲會員。其卓勵風發之舉作。快活雄壯之辯。常爲同人所敬服推重。爰以七月十日再爲俄爾加之魯伊斯所推。而爲大統領之候補者。

雖然。有此名譽爲大統領候補。而思其所以推選之由。雖因氏驅濶達之風與雷霆之雄辯。又對於新約克之元老員托維獨表卑爾氏之演說。爲有名之大演說。能收攬人心。其語語無不入人之肺肝焉。其最有名之說曰

諸氏乎。諸氏勿戴荆棘之冠於勞動者之額。諸氏乎。諸氏勿處民衆以礮刑於黃金之十字架上。

右云蓋此時演說結末之語也。如此而氏於第一之投票得百十九票。於第二得百九十票。於第三得二百九十一票。於第四得二百八十票。於第五得五百票。名譽之著。震動全國。遂立爲大統領候補者。七月之月末於森托爾伊斯開氏衆會議。彼又受推舉爲大統領候補者。此際之名聲。赫赫奕奕。發電於元老院議員基雍斯。推舉阿沙斯惹爾氏爲副大統領候補者。否則唯告辭候補之旨。然民衆之初心。始終不變。決意舉爲大統領候補者。以奮討金黨。氏不得已於森托爾伊斯開會。在國民銀黨大會受大統領候補者推選之榮譽。自此以來。氏之間關跋涉。舟車紛馳。以疾風迅雷之勢。鼓滔滔之雄辯。侃侃之論。諤諤議之。米國之山河。有不難於壓倒者。雖然。聞一曲之軍歌。慨南風之不競。而婆蘭亞氏遂終爲麥荊來氏所破云。

壯哉氏乎。一敗之下。其志愈堅。常採用銀貨自由鑄造之說。昨再立於銀黨之陣頭。慷慨以奮戰。奈時不副志。遂至再挫。嗚呼。傷矣。然而年齡之臻。未及五十。越此以往。其席捲米國之政界。巍巍然。加月桂之冠者。亦意中事也。氏與麥荊來氏。一方如龍。一方如虎。一方如上杉氏。一方如武田氏。今也武田氏何有乎。恐與不識庵有同

深其感慨者。

第二章 米西事件前之麥荊來內閣

第一節 大統領就職與麥氏內閣成立

千八百九十七年三月盛裝之軍隊。則嗚槍以迓於郊外。歡呼之人民。則脫帽以迎於道左。麥荊來氏於華盛頓府。無就職之宣言。直設立麥荊氏內閣。內閣之組織如左。

國務卿 基雍遐孟

大藏卿 尼孟佐格基

陸軍卿 諾塞爾挨阿祿該

海軍卿 基雍鳩羅古

內務卿 科祿來利攸斯愛露布力斯

農務卿 佐謨斯維爾遜

檢事總長 曲塞甫麥肯挪

麥荊來 中編

遞信總監 佐謨斯揆該尼

麥荊來氏登於其職。直招集臨時議會。無關於稅則訓示。其結果乃提出荊古尼氏之稅則法律案。迭莫古刺脫黨之政策。遂歸於敗亡。麥荊來氏之宿望保護政策。至此始出於實行。其效果之獲。如操左券。全國之商工業。勃興於一時。煤烟萬家。不見天日。國家爲之益臻富強。今日者國庫之富裕。在世界中得首屈一指者。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金礦之發見）

麥氏就職之後。無何而於阿那斯康地方之庫羅的克川。發見金礦之存在。其風評不轉瞬而傳於亞米利加之全體。合衆國之國民。拋財捨職。爭欲得奇利以爲快。羣集於庫羅的克。如水赴壑。如蟻附羶。有莫之能禦之勢。然或誤於中途。莫知所適。而一饘一粥。難以餬口者。或地處僻遠。風土不同。失本來之健康。而呻吟於病苦者。麥荊來大憂之。發訓示以告於合衆國國民。使不爲好奇心之奴隸。且詳細說明庫羅的克地方之事情。實貿然來。甚非善策。多數人民仍舊集於其地方。故直爲軍事組

織開設郵便。以開通信之途。

(海豹漁業會議)

海豹群生於白令古海峽各國漁船獵之。屢起紛擾。於是合衆國發起者。於千八百九十七年之秋。會英露日三國之委員於華盛頓議所處決。米國委員赫赫伊斯與遐孟自我國特派藤田氏箕作氏列席於其會。然英國之委員諉故未至。故以日露米三國之委員。有同年十一月之會議。麥荆來氏特派奈篤氏於英國。融和兩國之感情。夫此漁獵會議。以我等觀之。則國際法上。非別有特種之價值。固確然無疑者。且白令古海峽其兩岸之距離遠及十二米羅斯以上。其附近海豹之出沒亦不知屬於何國之領海。純然世界之公道物。世界之公道物。萬國得而使用之。非屬於一國。又二三國家所專有者。若以專有言。則白令古海峽漁業權之範圍。於日露米之間。應有特別之限定。當事國家以外之第三國家。可得自由出沒於白令古海。而享有權利。又無排斥日露米三國之義務。麥荆來氏之政策。欲保護米國之漁業權。防止國際法上第三強國蹂躪之權利。直乎曲乎。公乎私乎。華盛頓之會議。不可謂無。

意味之甚者乎。

第二 布哇併有問題

千八百九十八年。布哇併有之問題起。夫布哇爲太平洋上。蘆爾之一小群島。當時形造共和政體。移住於我日本國民之同島者甚多。麥荊來氏於對外之策略。目有所注。欲以布哇群島爲其領土。遠而伸張勢力於東亞之諸部。使成連鎖之勢。而締結同島之政府條約。置於合衆國主權之下。我日本帝國恐米國併有布哇。有侵害日本之特權。遂提出此案。抗議於合衆國政府。蓋我國提出抗議之理由。因締結於布哇共和政府與日本帝國之間之條約。得侵害我既得權者。固出於各國所共認也。何則。成立於布哇政府與日本帝國之間。如移民條約。依然不能見存續其效果。又從而置布哇群島於米國主權之下。日本帝國之損害。孰有甚於此者。雖然。日本帝國之外交。其術甚拙。或合衆國外交之方略。較得其當。不然。布哇併有案。何通過於合衆國之元老院乎。千八百九十八年八月。布哇群島儼屬於星條旗之下。豈有他哉。外交之手腕。蓋有不動聲色。而置國家事於磐石之安者。

附記

抑條約者。締結於獨立國家與獨立國家之間。爲約束兩造之具。而非獨立國家。則無條約締結之能力者也。雖然。自領土之併有。條約當事者之一方。奪當事國家之主權。其爲被併有國家乎。既無條約上之權利義務。爲併有國家乎。固當然相續者。或又被併有國家。其失主權之實。自純理上論。固應消滅條約當事者。然從其締結之條約。其物既歸於無效。併有國家不爲之承繼何等之權利義務。可得言乎否乎。要之國際上之所論。雖無一定關係。國家全體條約。併有國家可相續之。如得其當。決布哇問題。卽以此標爲準。其相違蓋幾希矣。麥荊來氏斷行布哇併有之事件。變更數十年孟盧以來之合衆國政策。可謂爲重大之能事。然在麥荊來氏。不過膨脹主義之第一着手耳。次則行古巴島斐律賓群島之併有。麥荊來氏政策之效果。固現出於種種之實際云。

第三 孟盧政策與麥荊來氏政策

千八百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亞米利加合衆國之大統領孟盧。以米國者。凡有於

米國之諸國。始終未干涉諸國之殖民地。故宣言歐洲諸國。不可容喙於米國內治外交之宗旨。曰、

當前會期之始。余既宣告於諸君矣。如西班牙及葡萄牙。改良其亞米利加殖民地人民之狀態。爲敷文明之制度。所有計畫。無敢訴於急激之手段。勉執穩當之方法。孜孜然有所施設。然不幸而事變出於豫想之下。諸君之所共知。無待余之喋喋。此等之諸殖民。與合衆國人民。有密接之關係。故諸殖民之盛衰。有大影響於合衆國人民。就此等諸殖民地形勢之變遷。我等觀察於精密。而未敢少怠。我等舉雙手顧我等米國人建國之昔。對於此等諸殖民地人民得自由幸福。固以同情之熱望。深祈其成功者也。我等米國人。不獨未容喙於歐洲諸國之內治外交。建國之本旨與自然之境遇。雖毫末之微。當歐洲諸國之來。未許干涉於我米國。若歐洲諸國。敢有所參預於我米國之內治外交。我合衆國應舉全力擾亂平利。以攻擊之權利。與歐洲諸國。一較其短長也。

於西半球上政治之變遷。有大影響於我合衆國。無待余之贅言。諸君既稔知

之矣。聯合諸國。於此點之上。雖有與合衆國異趣者。抑其歸因於政治的組織之異。又無足深怪。然而拋財產於獨立之旗之下。漸得此合衆國之獨立。猶有侵害我自衛權者乎。我等雖有枯萬骨流鮮血之慘狀。亦非所敢辭也。

觀前段所論之理由。歐洲諸國有欲伸張勢力範圍於西半球上者。不可不謂侵害我米國之權利。攪亂平和者也。西半球者。固久委任其主裁權於我合衆國者也。雖然。我合衆國現存於西半球上。對於歐洲諸國之殖民地。於現在及將來。雖寸毫可無所干涉。苟有獨立之政體。合衆國當認爲獨立國家。西半球地上之政府。歐洲諸國。果肆加威力。若有蠶食其版圖者。余以此等之舉動。不可不認定歐洲諸國。於我合衆國。固有敵意。含於其間。而早爲之備也。

孟盧之宣言。遂爲亞米利加合衆國之國是。歷代之大統領。皆以此主義爲其政策。然併有土哇。固反於合衆國之國是。所謂孟盧主義。所無。或云孟盧之宣言。對於歐洲諸國。殆止於太平洋上。或東亞之諸地方。若合衆國非有宣言。謂不可干涉也。然此實拘泥其言語。而孟盧宣言之本旨。決不然。當時合衆國建設以來。年月未久。強

國基礎尙未確定。故無論歐洲諸國與亞細亞諸國均不許濫用國力於外。一時政策固無所謂。孟盧主義之宣言若釋於沿革的論理的。則麥荊來氏布哇併有之斷案。明反於孟盧主義。而可謂變更大統領孟盧以來之政策者。且世界之文運變遷無極。國家之盛衰亦視爲轉移。孟盧氏顧當時國力之如何。察列國之勢以爲政策。孟盧主義之適當亦國民所共認者。然至麥荊來之時。國內之富強殆達於無限之狀況。故用力於外亦綽綽然有餘裕。今尙墨守孟盧主義。是猶執一古方以治羣病。厥疾安有瘳乎。麥荊來氏自抒所見。斷然打破孟盧之政策。所謂麥荊來政策無他。充於內。達於外。膨脹主義。期於實行。今之游坤輿者。舉目皆有星條旗之翻翻。何其盛與。夫國家之所謂國是。屢屢變更者。雖若不利益於國家。然必籌不可不永久之策。鑑於國家之發達與時勢之變遷。而建爲新國。是可謂至當不易之事。處強食弱肉。今日之世界。國力充溢。而爲富強世界之冠。當時如龍之合衆國。豈永爲池中物乎。自麥荊來氏之手腕。而叱咤風雲。天矯莫測。歐洲諸國。寧不爲之寒心哉。

下編 米西事件及米西事件後之大統領麥荊來

第一章 米西事件之始末

第一節 古巴事件

當格蘭德爲大統領時。西班牙之所領古巴島。適有國事。西班牙政府失其當。奪古巴人民之幸福與自由。賦課之重。民不堪命。古巴之志士。憤慨不勝。或建言於西班牙政府。或述情實而訟於合衆國國民之公義。大統領格蘭德。勉執公明之手段。先忠告於西班牙政府。希望其恢復古巴之擾亂。而改善舊來之制度。若西班牙政府依舊荏苒。無復平和。則合衆國於人道之名下。應說明所以有干涉其政治之權。而豫爲警戒之。至千八百九十七年。麥荊來就職大統領之時。古巴之紛擾。尙未平定。西班牙政府之壓制。變本加厲。由來合衆國於歷史上之事情。敬愛自由與獨立。甚深他國之人民。有受侵害自由幸福。立於壓制政府之下。而艱苦備嘗者。同情之精神。勃焉而起。志士亦興奮以救助之。無他於我等之實際。有所觀察也。古巴之人民。苦於西班牙政府之政策。合衆國之全體。爲之動。非常之公憤。彼雷珀勃利根黨之

宣言。如左項所舉。足以見其一斑。爰不憚重復以爲當世告。

古巴之愛國者。抵抗西班牙之猛惡壓制。而健鬥不屈。實至快之事。我等爲自由、爲獨立、深望古巴人民成功於一日。而西班牙政府於古巴。其政治頗失當。我米國國民。於古巴所有特權。受其侵害者非鮮。我等不可不堂堂鳴鼓。責其不當失政。今也西班牙政府。於古巴恢復平和。而不能盡其條約上之義務於我米國國民。我等合衆國人民。速於古巴島盡力於平和之恢復。且不可不努力於古巴島之獨立。

當時佛獨夫俄特氏。受麥荊來氏之命爲西班牙公使。時與西班牙政府之外務大臣期斯惹益侯協商。促於古巴改善治政。勸告顧問須用米國人。每有談判進行時。使改造西班牙政府之內閣。格倫氏新外務大臣也。爲自由黨內閣。格倫氏通告於合衆國。揚言合衆國者。須出於中立之體度。進而恢復古巴島之平和。且布自治之制度於同島。至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遂施行自治制度。雖然。種種法律。欲自西班牙派遣。非有古巴總督之認可。不許發布。而留保對於西班牙國王多數之特權。

與以一種之課稅。且對於西班牙人之在古巴者。則爲計便益。創設自治之制度。吏員之間。自分二派。古巴獨立黨。西班牙黨之間。衝突之期。翹足可待。遂於千八百九十八年之正月。西班牙黨暴動。加危害於古巴獨立黨。古巴所住亞米利加人之狀態。又甚困難。遂電請軍艦之派遣於本國政府。

第二 西班牙公使之失體

於是合衆國之新聞雜誌。極口破壞自治制度。攻擊西班牙黨之不當。形勢益危。西班牙政府於古巴島。不獨蹂躪自治制度情形。彰明較著。且殺戮非戰鬥員於維來氏指揮之下。無謀殘忍之行動。令人髮指。合衆國國民之公憤。愈深愈高。全國之趨勢。有若風潮洶湧。莫之敢禦者。當此之時。瑪獨尼特之新聞記者。克拿賚加斯氏。欲視察古巴之形勢。遂次過合衆國。訪其舊友西班牙公使盧謨氏。來於華盛頓府。無何辭華盛頓府而向哈巴那。此時盧謨氏繕一書送於克拿賚加斯氏。書中於米國對古巴之策。大加惡評。自麥荆來氏漫無定識。祇諂時流。實極無價值之政治家也。不幸而此文書所論之事實。爲合衆國民所知。新聞紙爭揭載之。且原文書并入於

合衆國政府之手。於是麥荊來氏傳命於在西班牙之米國公使佛獨夫俄特氏。求盧謨公使之退去。西班牙公使盧謨氏亦知爲人所不容。爰發電於本國請退其職。西班牙政府呈謝辭於麥荊來氏。直召盧謨公使。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以巴爾那布氏任新公使。俾駐節於米國。

第三 邁英號之轟沈

當時盧謨公使之文書事件。使合衆國國民之憤激。愈增其度。斯時哈巴那港。米國軍艦名邁英號者。忽焉轟沈。於是戰雲沈沈。壓於南米。而時局告警。日益急迫。當千八百九十八年之正月。暴動之起於哈巴那也。因米國總領事尼氏之請求。合衆國政府。命軍艦邁英號。馳於哈巴那。當平和之保護。至正月二十五日之夕。邁英號適到哈巴那港頭。遵國際法上之儀式。靜尋一場處投錨。夫西班牙政府。以米國軍艦之來。心滋不悅。自領事尼氏受軍艦到港之通報。西班牙國。亦揚言派遣軍艦於合衆國之一港。西班牙黨不勝憤激。無論何事。皆劃策陰謀。哈巴那之市民。又對於米國軍艦之乘組員。敢加非禮。且或施以暴舉。交隣之道。有如是夫。

時當二月十五日之夜。哈巴那港上。微風輕拂。水波不興。新月如弦。隱於雲際。艦上之星條旗。亦沾漑漑之露。低垂若眠。艦內之將卒。橫身於寢櫃之上。固以夜之未央也。忽焉如百雷之鳴。轟然於一發之下。悲夫憫哉。以完全無缺之兵艦。竟破壞於無辜。瞬間均沈於水底。往日雄視港上邁英之狀態。今安在哉。自乘組將卒之內三百五十五人得保全外。或溺死。或自殺。或負傷而僅保生命。艦長希古斯卑氏。直公報於本國政府。求其應得之咎。此事變之報告。達於合衆國。人心囂囂。或於口。或於筆。紛紛藉藉。議將開戰。麥荆來氏特派審理委員。調查其原因。西班牙政府。亦派遣審理委員。求其原因。且要求米國之委員。合同調查。雖然。麥荆來氏智者也。合同調查於公理。爲不當於國法。爲不諳正言。以拒之。仍獨立審理其原因。米國特派之委員。終審理以斷此案。爰公告轟沈之原因。起於艦外。西班牙審理委員。其調查不與米之委員同。謂轟沈之原因。由於不測之事變。邁英號之沈沒。實禍由己發。於人何尤。

第四 桑加閣之激戰

處。今。日。之。世。有。事。局。之。終。局。出。於。劍。戟。外。者。乎。麥。荆。來。氏。決。意。急。派。步。兵。第。二。聯。隊。於。古。巴。要。求。五。千。萬。弗。余。軍。事。費。於。議。會。議。會。立。承。認。之。全。國。之。士。氣。益。加。發。揚。而。視。察。古。巴。來。歸。之。白。魯。庫。托。氏。等。之。演。說。愈。刺。激。國。民。無。何。麥。荆。來。氏。求。古。巴。派。遣。之。兵。數。增。加。十。萬。無。譁。戰。士。銜。枚。皆。勇。其。兵。威。爲。何。如。同。年。三。月。廿。三。日。命。佛。獨。俄。夫。特。氏。至。西。班。牙。政。府。爲。最。後。之。通。告。以。奔。馬。之。勢。整。諸。般。之。準。備。西。班。牙。政。府。亦。出。軍。以。備。之。兩。軍。相。見。事。在。朝。夕。戰。機。凜。凜。一。發。難。收。險。矣。哉。危。機。也。

同。年。四。月。七。日。麥。荆。來。氏。宴。會。英。佛。獨。伊。露。奧。之。各。國。公。使。於。一。堂。演。述。今。日。之。爲。平。和。爲。人。道。對。於。西。班。牙。政。府。不。可。避。此。戰。爭。之。故。縷。縷。數。萬。言。始。於。古。巴。島。西。班。牙。政。府。之。失。政。古。巴。之。全。島。擾。亂。雖。不。係。於。侵。害。平。和。幸。福。而。西。班。牙。政。府。無。平。治。之。能。力。奈。何。且。自。來。古。巴。島。與。米。國。有。密。接。之。關。係。爲。西。班。牙。政。府。之。失。政。有。害。於。米。國。之。特。權。者。已。非。淺。鮮。且。代。表。哈。於。巴。港。轟。沈。合。衆。國。軍。艦。前。日。之。事。詳。叙。始。末。今。也。爲。人。道。爲。平。和。恢。復。派。遣。兵。於。古。巴。島。與。西。班。牙。開。戰。合。衆。國。實。無。寸。毫。之。私。心。此。切。望。各。國。公。使。共。認。此。旨。而。無。疑。者。也。

西班牙女王聞之。命布耶科將軍。公布改善古巴島政治之宗旨。雖然。時機既失。雖悔何追。同年四月十九日。因上下兩院之一致。任軍事之全權於麥荊來氏。遂認定古巴之獨立。同月二十一日。發宣戰之布告。西班牙國亦次第發一般之布告焉。合衆國竭全國之力。以與西班牙戰。其兵艦無一存於軍艦諸所。桑布沙將軍指揮之下。出沒於桑加閣附近。遂令登陸六百之水兵。直占領康托那穆灣。且護送其本國之陸兵一萬二千。來康托那穆灣。令陸兵於距桑加閣十七米羅斯之處上陸。將軍遇夫忒率之。向桑加閣而軍。桑加閣防守極嚴。攻旬日而不拔。遂海陸聯合併力。以攻擊之。西軍始漸動搖。奉西將布耶科之命。自西班牙之艦隊港內。逃出海。上米國之軍艦追擊之。六月四日。遂掩滅幾半。不能成軍。此役也。敵軍死者三百五十人。負傷者一千六百七十人。米軍戰死者一人。負傷者十人。優劣之區別。何若是其相遠耶。自六月十日至十一日。攻擊未間斷也。而復以砲隊自海陸並進。直壓桑加閣之西軍。西軍遂不能支。乃乞降於米軍。同月之十七日。桑加閣市。遂爲米軍所占領。同月廿一日。將軍美爾斯提一軍自海上電馳而向坡托科。廿五日上陸。全島之

民歡迎米軍。立占領其地。自是西軍每戰輒敗。殆無勝算。持戰既久。國是之危。岌岌乎殆。於是兩軍直開和議。以祈平和之恢復云。

第五 平和條約

於是西班牙政府。自駐華盛頓之佛國公使。請平和之恢復。麥荆來氏應之。命杜伊卿與佛國公使相會。要求烏惹斯托英期爾諸島。其他五六之要件。亦有所協定。同年十月一日。自兩國之全權委員。開平和談判。自是而兩軍始各罷戰。以冀復歸於好。抑古巴氣候風土。不適於米軍。米軍不能永止於古巴。速移陣營之居所。實爲要圖。於是擇地於孟忒庫。移兩軍以居之。兩地相距頗遠。而其間交通之不便。皆噴有煩言。且檢全軍之數。有十六之大軍團。與其他數多之小軍團。大軍之行。亦甚困難。時值八月初。殘暑未衰。赤日烈烈。勞疲之師。憚於遠行。而兵士糧食。又訴不足。軍士苦痛。怨咨不休。大統領麥荆來氏親臨孟忒庫之陣營。慰問將卒。視察軍情。同年九月遣委員調查犯軍律者。後以關於美爾斯將軍。乃開軍法會議。表白將軍之無罪。以治兵士之紛擾。

八月廿六日麥荊來氏舉左之五氏。任平和談判之全權委員。

維利亞謨安祿特伊氏

克希孟科托卑斯氏

維利亞謨卑布那伊氏

霍味托盧那伊特氏

就基古來伊氏

斯役也評議祕書官迺巴塞托穆阿氏隨行之。

右之五氏於佛國巴黎會西班牙國之全權委員。十月一日開談判。十二月二日告終。

巴黎談判既結。兩國平和條約之事件如左。

第一 西班牙國對於古巴島拋棄其主權。及失將來總理之特權事。

第二 讓與西班牙領西印度諸島事。

第三 讓與斐律賓群島於合衆國事。

第四 於此條約之批准交換後。三月以內。支二千萬獨羅之償金於合衆國政

府事。

第五 西班牙之捕虜。自合衆國給費送還於西班牙軍事。

其他含有關於財產數項。

此批准交換甚爲遲遲。附記其於六月以內可履行者。

有問此條約之批准於元老院。以如此條約實反於合衆國之國是孟盧主義。而力爲反對者。麥荊來氏說明孟盧主義。不可解於狹義。宜解之於弘義。而此案始漸漸通過。完結批准交換事。

抑思當日麥荊來氏。振旅興師。對於西班牙政府之猛惡壓制。古巴島之志士亦反抗之。以表同情。固由於合衆國國民之公憤。而自古巴掃盪西班牙之軍者也。至西軍不利。開平和談判。合衆國遂代立於西班牙國之地位。古巴斐律賓皆屬於合衆國之主權。如論理不獨非一貫。且反於合衆國素守之憲法。以布哇古巴斐律賓。所謂州之組織。若與合衆國之他州。同不附與特權。麥荊來氏政策。不幾類於違憲乎。

苟非州之組織。則施行專制政治。所謂爲帝國主義。合衆國建國之本源。無所反於共和主義。請於次項評論麥荆來氏之帝國主義。

第六 斐律賓之紛擾

距古巴事變不遠。斐律賓羣島。忽樹獨立之旗。西班牙政府之治政。不獨失其當於古巴島。於其領地斐律賓。又施猛惡之壓制。拘束斐律賓人之自由者。匪伊朝夕。於是斐律賓人。不勝憤慨。組織共和政府。以年少氣銳之阿圭拿度。推爲大統領。羣動干戈。反抗西班牙政府。合衆國政府。又表同情。爲斐律賓大助聲援。斐律賓之獨立軍。勢力甚爲強大。西軍皆墨。敗報頻傳。麥荆來氏直命合衆國東洋艦隊。游弋於瑪利那地方。以備不虞。斯時適繫連古巴事件。西米兩國之交際。遂由是絕。圖威將軍。率東洋艦隊。與西班牙國之東洋艦隊。開戰於瑪利那灣上。西國之艦隊。全軍皆覆。古巴地方之西軍。又不振。遂有巴黎之平和條約。斐律賓羣島。爰爲合衆國所占領。初斐律賓人喜米國人攻擊西軍。大表同情於斐律賓人。遂以滿腔之熱血。歡迎米軍。餉精薪芻。待於疆土。及事局告終。巴黎之平和條約既成。豈意斐律賓仍爲米國

所占領。且羈勒於專制政治之下乎。於是全島之志士。又憤激而再舉叛旗。爲獨立與自由。欲捧全島之生血而抵抗之。島內紛擾。阿圭拿度等欲有大要求於米國。麥荊來氏乃任命於左之委員。協商斐律賓事件。其人名如左。

將軍圖威氏

將軍奧期斯氏

遐孟氏

米希干太學之教授烏奧塞斯托氏

久住清國公使曲賚斯登表氏

當此戰機之急。間不容髮之時。無暇通信於本國。政府特以兵力平治紛擾之全權。授命於奧期斯將軍。其後事局雖歸平利。叛徒之出沒於斐律賓羣島。平定亦非易易。阿圭拿度之爲米軍所捕虜。其餘焰至今未全滅。交阨之報。仍頻有所聞云。

第七 薩摩島事件

麥荊來氏之手腕。又於薩摩島之紛擾。而一試其鋒。千八百九十八年。薩摩王瑪路

托亞蕘。王位繼承。未有專主。於是島內生兩種黨派。一戴瑪托福。一擁前王瑪路托亞之嗣子。互相反目。各求所欲。自來薩摩島之歷史。固英與德及合衆國三主權之共同所認爲中立國者十餘年來亦干涉島內之政治。今島內擾亂於三國家之間。皆有密接之關係。作壁上觀。烏乎可。於是麥荆來氏蹶然而起。銳意劃策。而快刀斬亂麻之策略。遂再用於薩摩。自獨逸帝國之主唱。三國皆派遣委員。以調查薩摩島內之事情。公平協定。播托資忒托力布。遣於合衆國。斯勃庫。遣於獨逸帝國。挨露域愛利奧忒。遣於大英國。均各選出代表。調協薩摩事件。以期良善之結果。於是廢薩摩王國爲自治共和國。英國以得償金。遂其干涉。獨逸亦甘避三舍。合衆國大統領。遂掌握實權於薩摩島內。

千八百九十九年。自露西亞皇帝之主唱。欲爲萬國平和會議。開始於白爾哥。列國翕然應之。各出使節以與其會。麥荆來氏亦命左之諸氏。代表合衆國而列其會議。

駐伯林公使阿曲紐基霍維托氏

哥崙比亞大學總長塞斯露氏

駐和蘭公使司他福特紐爾氏

退職海軍大尉亞爾夫賈特基瑪赫氏

第二章 再選大統領之麥荊來

第一 大統領再選

自千八百九十七年至千九百年。大統領麥荊來氏之事業。在米國歷史中。可謂前無古人者矣。一變從來米國之國是。其政策固不實行帝國主義。如布哇斐律賓古巴。加入合衆國勢力範圍之內。又爲海軍之大擴張。或改正關稅規則。強固貨幣制度。勵工業而保護貿易。排除多數之反抗。斷然行一己之經綸。而合衆國遂爲全世界富強之國矣。今以旭日初升之勢。欲席卷全世界之列國。使非絕大之本領。有確固不動之經綸之大政治家。安能如此乎。甚矣哉。霹靂一震。鳥雀皆瘖。斯時之麥氏。雖素抱反對麥荊來主義政見者。亦感動於治績之昭著。不覺視而拭目。待而翹首。默禱其不去大統領之職。於是麥荊來氏。至次期之再選。固辭不受。然衆望之所向。欲違不能。乃斃婆蘭亞氏。於本年正月。重膺大統領之選。美矣哉。價值之重偉矣。哉。

名望之隆。

就當時候補者運動雷珀勃利根黨與迭莫古刺脫黨之論爭無己者。無論保護貿易自由貿易之兩主義。即新帝國主義與非帝國主義。所主之論說亦殊。雷珀勃利根黨以世界之大勢。上又國力之發達。上徒解孟盧主義於狹義而非膨脹之政策。甚不可也。布專制於布哇波得利哥等島者。實迫於時勢使然。無形之天演。莫可如何。非然者。其侵害於米人之特權。豈有底止哉。而帝國主義。不得以違憲論。固昭昭然矣。迭莫古刺脫黨反之。謂布專制於諸併有地不等之司台拖之組織。已明明違憲矣。雖然。其言不足以激大眾。其力不足以動大勢。婆蘭亞氏之狂奔。終不能奏其效。麥荆氏以大多數得再選之榮譽。

第二 帝國主義與麥荆來

凡一獨立國之憲法。可成文法乎。將又可不成文法乎。夫文明之進步。社會之發達。固駸駸於日月而無休止者也。今日適於國情之憲法。安知後日無不適當之時。爲籌政策以利益於國家。遂來違憲之結果。此絕無之事也。立法者當豫有所見。制定成

文憲法之時雖有規定其改正之次序而經由其規則甚非易易使於國情之變遷無所斟酌則事實現出必誤政策履行之機會叢百年之怨奈若何

自來米國之憲法凡所謂帝國主義無有敢唱其說者合衆國之各州以下或任意作殖民地或任意行管理之權皆著爲禁但編入他之領土如司台施州則許其管理之然則米國併有布哇斐律賓波得利哥等非州之組織之可謂明明違憲矣雖然若州之組織此等與內地之司台拖同有特權則純粹之斐律賓人夏威夷人波得利哥人共有立入合衆國之立法部司法部之權利不獨無利益於合衆國人且自此等地方所來物產出入關稅均可自由布哇之砂糖馬尼刺之煙草麻波波得利哥之珈琲等皆無稅駸駸焉流布於本國足與大影響於本國之產業故麥荊來氏不編入此等之諸地方於州之組織統御以專制之方策米國大審院本年五月廿七日下判決認定帝國主義非有違憲者也於是合衆國人民不爲憲法所造憲法者實爲人民所造矣蓋憲法不從於國旗之行國旗之所行憲法固有所不伴夫憲法死物也時勢生物也如合衆國之憲法對於不能改正變更者徒解釋之於狹義

不顧國利之侵害。迂妄之見。莫此爲甚。當此優勝劣敗之活世界。萬不可拘守一定之規則。須極變通之妙。而現權道之玄。我等於麥荆來氏。當解釋合衆國之憲法。於大弘義。殆於實際。可云違憲。至期國運之發揚。而斷行此策之勇氣。膽力。固舉兩手以表贊同之情者也。或絕對的不能視爲同一時運之來。我國之情況。殆髣髴之安得有絕大之手腕。鼓快。及刈麻之勇氣。如麥荆來氏者之生於大和平。

雖然。我等欲有所研究者。麥荆來氏實行帝國主義。永遠此等諸殖民地。又建設之於強固。果何法以維持之耶。自來米國人。雖於此等種類。每富於建請之精神。而自善良殖民地行政。能善爲維持之乎。哉。悲米國人。無妨害此等之實行。有兩大要素耶。麥荆來能建排斥之政策乎。否乎。兩大要素爲何。曰政黨政治也。曰國民之感想也。米國之主義。政黨政治也。唯其爲政黨政治。故麥荆來氏之爲大統領。雷珀勃利根黨員之獵官。要求不絕。以不能透達其志於內國。進而求其地位於殖民地之行政官。而莫可如何。是政黨政治之弊害也。如英國。無關係於政黨。此等殖民地之官吏。由競爭試驗而採用之。殖民行政。其性質。頗爲困難。著須有特別之能力。不可不

用精選之行政官。如合衆國政黨政治。以獵官運動。不能得良行政官。是米國殖民行政之妨害。固有原因。組織於其間也。若國民之感想。亦妨害之一端。自米國人反抗英國樹獨立之旗於華盛頓之時。故重共和主義。以自由爲國脉。他之國民有呻吟於專制政府之下者。必深表同情。爲作不平之鳴。是華盛頓以來多年。養成國民之感想。有牢固不拔之勢。雖麥荊來氏。以有益於米國。而實行帝國主義。然換言之。則爲專制主義。帝國主義。其反於國民之感想。爲何如耶。或爲此感想。銳意建設。諸殖民地。殆虞他日之破壞與。

麥荊來氏政策。一遵帝國主義。而以膨脹主義爲結果。故劃策以海軍之大擴張爲先。在米國歷史上。固可大書特書者也。麥荊來氏。開尼科那格運河。欲專有其權利。爲其海軍之根據地。然不幸爲刺客所殺。不知羅斯福氏。果如何維持殖民行政乎。

第三 博覽會之悲劇

大統領麥荊來氏。九月五日中。狂徒之彈丸。其負傷之狀況。詳載於某新聞紙。讀者無不爲之悽惋。爰摘錄之以供讀者之參考焉。某新聞紙揭載之要領如左。

米國大統領麥荊來氏。伴夫人與二人之姪。臨亞米利加博覽會。本月四日。午後游於鈕育州。薄夫安盧市。同止宿於博覽會總裁米爾巴倫氏之邸。翌五日於博覽會場演說於二萬之會員。（此演說之宗旨在論米國貿易且言排外之時代與既去之趣意）斯夜也。燈燭齊燃。光明如晝。銀花競放。火樹爭輝。觀之者不覺耳目之一新。翌六日午後四時。頃集於博覽會場之音樂堂。來會者咸握手相親。歡然道故。而不意騁懷娛目之時。其摩刃而欲刺其胸者。已竊伺於旁也。

米國大統領之臨於此地也。無論何人均接見握手。當日麥荊來氏立於音樂演奏臺之端。其右則會長米爾巴倫。左則大統領祕書官哥爾施育。數萬之群集。咸得大總統握手之榮。人盡肩摩如山。如河雖順。次出入而是時。容貌身材均普通。著黑服亦莫辨爲誰。何其有壯漢一人。右手捲白搭膊。置之於胸。買買然來。向麥荊來氏。倏伸右手。麥荊來氏以彼爲負傷而特纏以繃帶者。無何傾身於前。毒氣逼人。乃遣之稍遠。不意此壯漢於距麥荊來氏二尺程之前。突然出右手銃擊此寬宏之大統領。二發而中。當局之人。直逐壯漢而取押之。兇行者怒仍未解。闕闕然欲取手銃而再

擊之人雖毆打弗顧也。麥荊來氏受兩度統擊。依舊直立。以手擦胸。目光炯炯。凝視壯漢。未幾倒於祕書官哥爾施育之手。祕書官與米爾巴倫扶之而登於寢椅。麥荊來氏使兩人勿告其妻。曰彼知之將從予九泉矣。祕書官痛不自勝。問瘡非輕耶。氏默然不答。

此時大統領之氣力。猶勉強支持。容貌辭氣。無改常度。自以手插入襦紵之際。五指之血。如染猩紅。慷慨之大統領。亦勃然色變。蹙然膽落。此時之間疾者群集而來。墨其哥公使問曰。君乎受統擊乎。大統領領首以應曰。余信爾。無何警官等以自動擔架擁護而移於病院。是夜復移入於米爾巴倫之邸。何若是卑怯乎。暗殺者何。即曲爾格期是。是人爲無政府黨員。常隱於希開哥市。與同黨員雖素通氣脈。而當日訊問之際。則云事皆一人之實行。於他一人無與。且侈言曰。孰謂統領智。予得而欺之矣。越日至九月十五日。大統領漸不支。敬謝國民。溘然長逝矣。

大統領傷於兇手之報。傳於場之內外。公衆之激怒。若決江河。沛然有莫之能禦之勢。警官制止之權。亦有所不行。麥荊來氏寢室之外。嘈囂之音。宛如鼎沸。或令出狂

漢或令處之以私刑。或令以狂漢與國人處治。絕叫弗休。風雲慘變。數多之憲兵警官等。擁刺客乘馬車。以全速力走之。四輪疾轉。電閃廳馳。乃得排羣衆而達於警察署。

當此時也。麥荆來氏雖呻吟牀褥。逍遙於生死之間。而氏之氣力似較強固。生命之虞。其可免乎。數多之醫師。倉皇奔走。罔不痛心惱思。以施治術。其不解衣而寢者。已不知幾日矣。而國民亦屬望殷殷。莫不默禱神祇。以希冀勿藥之喜。然而天道無常。英雄不壽。至九月十四日。病勢俄然一變。越一日而顏色慘怛。如悲如慕。不幸而與國民永訣矣。

刺客至警察署。嚶嚶然揚言於衆曰。余爲無政府黨員。故企殺大統領。合衆國之警官。豫知必有無政府黨員之內相連類者。與各所之警官。互相協力。汲汲焉。皇皇焉。搜索無政府黨員之連類賊。於所稱無政府黨員之巢窟。及數多之都市。如一希開哥「特托雷」格蘭德「紐約克」巴脫沙」等。皆目爲無政府黨之巢窟。警官之探索無不至。而警官皆曰。今日之事。決非一兇漢之企畫。必也全國之黨員。互通氣

脈。深慮密計。謀之已稔。始有今日之大故。於是國事探偵。派遣於合衆國之全境。憲兵巡查。日夜戒嚴。其結果遂無分皂白。爲一網打盡之計。凡稍涉於嫌疑者。均無所逃命。目無政府黨員爲大統領暗殺之連類者。或堂堂偉男。以貌似之故。而入於文網。不寧惟是。竊窈之淑女。亦有時組織其中。其捕於希開哥也。涉於嫌疑者十二人。內有妙齡之女子三。其他之九男子。皆國中名士。而其中之錚錚者。曰阿布盧謨伊沙克。於希開哥市。一無政府黨機關雜誌之主筆也。警官等雖頻捕國士。投間抵隙。百計設施。欲討求暗殺謀計所由來。而彼等皆答曰。今次之變。非吾等所知。實出吾等之意外。警官始終不能得一連類者。意頗怏怏。然連類者雖不獲。世人既忌無政府黨之慘暴無狀。且恐怖之。凡「鎮滅無政府黨」「放逐彼等於國外」「撲滅彼等使不能復起」等說。紛紛藉藉。不期而起。內閣員之會議。警察官之集會。又宗教家之說教。新聞紙之論說。何莫非唱撲滅無政府黨者。自來歐羅巴國。是主唱反對無政府黨撲滅同盟。今米國亦翕然唱撲滅論。反對無政府黨同盟者。蓋以彼等自眞實主義。反抗社會之趨勢。實行自己之理想也。然無政府黨員之狂暴。毅然向荷國

民之重望。登大統領之職。經營國利民福之有名大統領麥荊來氏。肆其毒手。奪其生命。至是合衆國國民。猶可向無政府黨員。表同情之理由乎。無政府黨員。亦以何等之辭辯解之乎。

狡哉刺客。其訊於警官也。初則名爲阿祿夫勒托。亦不知其真僞也。其後警官之訊問。愈窮愈嚴。遂述其真名曰賚溫曲爾格期。此人何人。二十九齡之壯年。自其父博浪特。於去今四十二年前。移住於米國者也。而此一人之歷史。生於特托雷受普通教育。自是以來。或轉於格蘭德。或於辛今那太。或於米希干。或於希克牙。轉徙流離。罕有定所。無專門之教育。無一定之職業。而其性質又近於頑迷。嘗默然尋思。以得斃大統領。爲全自己之天職。故其被獲也。津津然有得色。向警官而言曰。傷麥荊來者。全出於一己之念慮。絕無連類者之贊助。其間言已長嘯。略無懼色。鞠及其他。則冷然四顧。默而不答。

咄咄兇漢。其有此暴動者。誰爲之。孰令使之。吁。嗟。噫。嘻。吾知之矣。蓋無政府黨之主義。出於熱中之餘。特授及於一人。爲冒險進取之計。此人此舉。固有間接以教唆

者。否則直接以致峻此兇暴之舉。果誰與教唆者。是何於運動界有如此勢力哉。惹瑪哥爾特孟者。年近五十之女子也。而其所爲。恆出人意表。有莫測其端倪者。此女本普魯士之產。當無政府主義之盛行於普也。主義之感化力亦最強。哥爾特孟爲之非常耽惑於無政府黨主義。其迷信牢不可拔。厥後遨遊米國學看護術。每受值於病院。富豪之家。雖出重金以雇之。弗去也。久之乃起貧民之住所。其宗旨不僅以看護病人爲其職業。常以無政府黨之主義。告於彼等。或講解。或演說。汲汲然傳其福音。而哥爾特孟復長於以天性演說。感動世人。其立於壇上。滔滔而鼓吹其主義也。論鋒銳利。熱血橫溢。聞者皆翕然而信仰之。曲爾格期於距暴動數十日之前。聞哥爾特孟之演說。意有所感。油然而起斃麥荊來氏之念。嗟夫。嗟夫。何一女子之感化力。竟不可思議乎。哥爾特孟來於希開哥。欲集勞働社會。勃興無政府黨。其志不成。乃去而居於紐約克。盛唱道其主義焉。

第四 與日本同情

米國與我國有密接之關係。其關於極東問題。亦利害相共者。麥氏又通好於我國

日米銀行之設計。彼實組織其間焉。本年九月八日。傷於狂手銃丸之報。傳於我國。莫不相顧駭愕。轉而祈統領之傷之輕。然而天命已改。麥氏無祿。十五日溘逝之報。都下之新聞爭載其事。互深哀悼。以表同情。又以我國民不知其橫死之由。今特揭其始末。爲吾國民告。

(其一)

卅四年九月八日。麥荊來氏。臨場於薄夫安盧市之全米國博覽會。遭政治迷信者。無政府黨員之狙擊。胸胃兩部。均受銃丸。接此飛電。余輩悲氏之不幸。而冀其傷之輕。且祈其速癒。然不幸病勢一變。遂至不起。而以身繫米國之運命與世界之同情者。忽作黃泉之客。稍有愛情。能不悲哉。且我國拜爾利提督。自訂交之昔。至於今日。交誼最親厚。相知亦最深。故我等深以米國所爲。文明可欽。平和可親。故不得不謹表哀悼之情。

嗟乎。如麥荊來氏。可謂華盛頓以來。第一派之大統領矣。經營內政。則持保護政策。籌謀外交。則持帝國主義。自千八百九十七年。登大統領之任。以至今日。始終一貫。

皆持此宗旨以實行之有是哉。一變米國從來之國是哉。爲米國之歷史開一新時代。放一奇異之光彩。此固米之歷史上可大書特書者。也不甯惟是麥氏之二大政策。其大效之奏。固現出於實際矣。關稅之改革。財政之整理。利無不興。弊無不祛。米國之經濟社會。遂猛然增入無量之活氣。資本充實。而工業趣於隆盛。國庫度支。歲有贏餘。以視夫千七八百年間。司農之仰屋者。固有霄壤之差別。則今日之富強於世界稱第一強國者。豈偶然哉。然此祇言其內政。請再言其外交。孟盧主義一變而爲領土之擴張。玖瑪則保護之比利賓。則併領之布哇。則合併之在米國之歷史中。亦可謂空前之大事業矣。然而麥荆來氏年未六十。身神強健。以雄圖益盛之齡。而斃於非命。我等之所深憾。米國國民之所哀悼。彼美人兮。適何方兮。誠不勝同情之念兮。

麥荆來氏立於虎視龍驤之列國間。最守和平主義。如北清事件。則實行溫和政策。蓋深知東洋之風潮。美與日固共其利害。非若秦越之相視肥瘠無關也。故日米銀行之設。麥氏之意。其表同情爲何如。胡爲乎。昊天不備。降此鞠凶。嗟我同盟。云徂何。

往而我國不無失指臂之助云。

其二

麥荆來氏當爲次期選舉候補者之時。特發表社會之意。不惜犧牲其身以酬謝國民。而國民於次期改選期。即預計三選。多有議開大統領三選之例者。甚矣其德望之隆。超越前古也。而豈知民之貪亂。寧爲蝥賊。維此良人。遂遭巨測乎。今夫成功最大者。其享幸福亦最大。天演家之公例也。然政治之美善。如麥荆來氏者。曷憂乎其鮮死期之悲慘。如麥荆來氏者。亦憂憂乎其鮮此何爲也。哉。亞美利加合衆國者。我國開國以來。輯睦最先。交誼最深。故今次之兇變。表我帝國國民之同情。亦最厚。而最親。而我帝國國民。又夙知麥氏夫人之平生心壯而體弱。忽遭此大不幸。往日熱衷。不堪回首。哀痛之情。誰能遣此。其必有以大慰藉者。以節其悲哀。此固國人所躊躇而死者之所切望也。夫暗殺之舉。野蠻之行。爲在人格爲最卑劣。天下萬國之所共認。今也文明國。亦不絕此兇惡。吾爲大統領。惜吾尤爲世界人道。悲蓋以近代之

名大統領如麥荊來氏而竟罹此慘厄天下事豈有一可憑哉

其三

麥荊來氏其名望之高震於全州雖平素異其主義政見反對之政黨然其眼光之所注亦於氏深表同情而希望其在職之長久處今次之不幸米國人一般之愁傷落膽何言乎意見何言乎兩派蓋此兇變之來實出非常失國民所信賴之大統領固一般悲其不幸且後日之政策又將何以措手社會之百事皆歸於沈默奈若何雖然是亦一時之現象不轉瞬間而回復其元氣更立返從前之情態固無可疑者也

第五 新大統領羅斯福略傳

羅斯福錫俄獨爾氏以千八百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生於紐約克市紐約克市者氏之舊家也自八代以前至於今日皆住居於紐約克市或於實業界或於政治界頭角之現名譽之著故鄉耆老猶樂述其事焉蓋合衆國之興與於獨立軍獨立軍之興與於羅斯福之族南北戰爭屢著勛績其傳述於米國歷史者更僕而難數

吾嘗考氏之家系而知此族之孕育固含有斯苦浪特人俄浪特人野爾浪特人夫浪斯人等之血統然則羅斯福氏者固受此等之血統而生者也。

羅斯福氏之生也其時氏家產業之富於紐約克市中儼然屈指之素封家也故於氏之教育無絲毫之闕陷歲糜金錢以千百計若無甚愛惜者必盡心竭力以養成其材爲目的而氏之天性亦超越尋常視富豪之子弟習於懦弱者誠不值一哂。何怪其學問深而意志之堅固乎。雖然智育完而體育不足亦學者之大忌故其入於哈奧阿特大學也常出入於運動部或劍術或馬術或熱心於射擊等術五體爲之強健氣宇爲之快達善哉此少年之體魄美哉此少年之精神。

一千八百八十年出哈奧阿特大學直專心於法律之研究自是而政界之雄飛已作一階梯矣。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自紐約克之第二十一區舉爲州會之一員名譽之著此爲發軔區中婦孺侈爲美談。至三推舉於州會議員而有立法部員之職。前後又及於三度當其爲立法部調查委員會之議長也矯市政之弊害銳意改良。民受其惠者孔多於是羅斯福氏之名望愈覺發揚自市行政界之重鎮矣。

千八百八十六年，羅斯福氏推爲紐約市長之候補者。與反對黨洪莫古刺股黨之候補者。安布那謨惹斯亥維托氏。爭中原之鹿。雷珀勃利根黨之勢力。遂抑而不揚。羅斯福氏終於失敗。而亥維托以二萬二千票之多數。既登選矣。其後格蘭德氏登大統領之職。拔擢羅斯福氏爲民政部之委員。氏之才幹硬直。於此職頗適。於是天稟之性格。愈駸駸焉。現著於外。蛟龍之大。豈終爲池中伏哉。至千八百九十五年五月。置身於民政部。精勵從事。無敢稍懈。遂轉而爲紐約克市之警視總監。襲前總監斯托盧古氏之後。視事以來。嚴整規律。警察事務。有條不紊。千八百九十七年。麥荊來氏膺大統領之選。招羅斯福氏與以海軍次官之職。此氏也。任此職也。以強健之身體。運精銳之思想。注意於海軍事務之改善。孰因孰革。劃策良多。後與西班牙開戰。合衆國之海軍。能有備而不虞者。皆氏之深思遠慮之爲之也。夫以米之與西。失平利。主決裂。兩軍將士。以砲彈相見。斯時活潑之羅斯福氏。幽閉於海軍省之次官室。意甚怏怏。牧馬一鳴。壯心激發。撫脾長歎。不覺淚下。遂蹶起從軍。遠馳驅於南米之天地。彈雨橫飛。戰雲叱咤。大丈夫固當如是乎。

初羅斯福之出大學也。直漫游海外。踏通常旅客之轍。而登安路布斯山頭。俾睨歐羅巴大陸。追想「哈尼巴爾」拿破侖之遺跡。大養氣骨而來歸。常肩銃而奔馳於荒野。多交此間之乘馬獵夫。後西米戰爭之時。羅斯福組織騎兵隊之大部分者。即此乘馬獵夫之一隊也。

當西班牙國之開戰鬥也。羅斯福氏屬於國民軍之內。糾合西部之義勇軍。加以勇猛無雙之乘馬獵夫之一隊。稱爲羅斯福騎兵隊。斯時氏爲陸軍中佐。立其陣頭。每戰輒博勝利。勇烈之氣。莫之敢當。六月二十四日。克希瑪斯岡之戰。敵軍甚銳。合衆國之諸軍。頗爲失色。千人氣奪。萬馬聲瘖。岌岌乎戰機哉。乃敗兆已呈。救軍立至。羅斯福氏大聲一呼。三軍之士。皆如豺如虎。慷慨爭趨。於是叱咤騎兵隊。突擊敵陣。而粉碎之。全軍之間。轉獲大勝。故其奏凱而歸也。耆老感泣。童孺歡迎。僉曰。非羅氏之力。不及此。今雖其事已往。而人猶樂膾炙於口云。

戰既終。論功行賞。載在憲法。羅氏遂授陸軍大佐之職。復自雷珀勃利根黨。推爲紐約克州知事候補者。與迭莫古刺脫黨之候補者。爲激烈之競爭。遂以二萬票之多。

數。任紐約克州之知事。至千九百年十一月。大統領麥荊來氏當再選之時。羅斯福氏得當選副大統領之榮。荷衆望。負盛名。嗚呼偉矣。

千九百一年九月六日。大統領麥荊來氏。中狂人之彈丸於薄安盧博覽會。是月十五日遂卒。副大統領羅斯福氏。從合衆國之憲法。殘期之間。就大統領之職。新統領羅斯福就職之宣言。皆繼續故大統領麥荊來氏之政策。世界之列國。皆注目於新大統領之行動。一舉手。一投足。伺其旁者。竊祕密以報告之。而忽有一電報之來。則新大統領羅斯福氏。主雷珀勃利根黨。招黨員於私會議之席上。公言商業政策。互惠之通商政策。努力增加合衆國所有之汽船。且期克利那格連河之完成。國際紛議。附之於互讓判決之政策等事。此亦足以伺羅斯福氏政策之如何矣。羅斯福氏者。活潑氣銳之人也。其在雷珀勃利根黨中。雖絕無活動之態。而全黨之形勢。常爲氏所動搖。雷珀勃利根黨之首領大憂之。欲以手段壓抑氏之活動。而特携舉之於副大統領。然不料故大統領麥荊來氏。忽遭不測。羅斯福氏嗣是大統領之任。而掌握雷珀勃利根黨之主權。雷珀利根黨首領之失望。固亦意計所不及也。

羅斯福氏者。又膽識絕大之人也。嗣麥荊來氏之後爲新大統領。一日散步於郊外。見有轡耕隴上。一群之勞働夫。延手來前。若得氏之一握爲榮者。羅斯福氏快諾而應之。一勞働夫問於氏曰。大統領閣下不畏暗殺者乎。氏正言而答曰。余敢不怖乎。予受汝等之推舉。有大統領之職。若以予力有不勝。則汝等用亦今日否。亦今日。予去大統領之職位不足惜。汝等之選舉安得視爲兒戲。聞者皆股票。謂新統領一身都是膽云。

美哉羅斯福氏。其爲政治家。則雄飛政界矣。其爲文章家。則名聲喚於文壇矣。不觀氏之有名之著述乎。氏自年齒漸長以來。二十三歲之時。著千八百十二年之海戰史。已膾炙人口。次則作計備拜忒之傳。瑪利斯知事之傳。千八百八十九年。著言西部之勝利一書。冊數四卷。巨作也。後千八百九十九年。著言荒野之獵騎一書。浩浩瀚瀚。不朽之作。其風行於世界者。於今三年。爾來投論文於新聞雜誌者。又推羅斯福氏爲文壇之勇將。著作之富。名譽之備。誠近今所罕觀。不寧惟是。羅斯福氏。亦卓有名之演說家。觀近著之外字新聞。如左之一項。亦可知其梗概矣。

現大統領羅斯福氏。八月四日至紐約克途次過訪希卡科府。莫爾克維托集會所之幹事員。來求演說於羅斯福氏。氏拒之曰。余今年一月以來。受演說之要求者。二千餘所。將有求必應乎。勢固有所不能。將擇而應之乎。不免有畸輕畸重之弊。甚不足以服人之心。壹是情實。尙希我諒云。

第三章 結論

第一 世界列強之大勢

咄咄二十世紀之世界乎。環球列強爭榮競光優勝劣敗天演是將試取坤輿之地圖而一披覽之。列國於兩半球者。不可指數。於東半球則我日出之國。如火如荼。扶桑照耀。幅員延袤。自東連西。大清帝國。徒持彪大之形骸。僅存奄奄之氣息。露迫於北。英壓於南。米吞斐律賓。布哇諸列島。又唱朔於南洋。而獨於膠州灣。佛於安南。歐洲諸強。皆占有根據地。蠶食鯨吞。日蹙百里。傷如之何。而高麗半島。於政策無獨立之資。比耳西亞。又見衰殘之現象。唯輿地圖暗無彩色。至於歐洲新月之旗。色颯揚於世界者。已久暮氣漸臻。雄圖何有意。意大利徒飾外觀。不修內政。西班牙葡萄牙又

無○昔○日○之○勢○瑞○典○挪○威○僻○立○一○方○雖○蟻○龍○首○之○堅○艦○出○沒○於○北○海○遠○近○然○往○日○之○威○蕩○然○無○存○大○英○國○持○保○守○主○義○猶○席○祖○宗○之○餘○威○然○較○之○改○革○之○初○誠○不○無○今○昔○之○感○佛○國○祇○慕○虛○名○不○求○實○際○其○他○如○壤○大○利○如○比○利○時○如○和○蘭○自○鄙○無○譏○言○者○齒○冷○故○於○北○則○露○西○亞○如○龍○之○驤○於○南○則○獨○逸○如○虎○之○踞○一○則○專○心○致○志○努○力○於○領○土○之○擴○張○一○則○沈○思○密○計○着○力○於○內○容○之○充○實○不○轉○瞬○而○此○種○風○潮○復○磅○礪○西○半○球○南○北○兩○亞○美○利○加○雖○尢○然○相○連○屢○起○戰○爭○然○自○十○三○州○併○力○以○來○君○臣○上○下○莫○不○勵○於○國○威○之○發○揚○猶○得○謂○爲○叢○爾○一○小○國○乎○蓋○翻○翻○星○條○旗○之○下○萬○民○協○力○國○庫○充○實○備○數○百○之○艘○撞○於○海○保○百○萬○之○甲○兵○於○陸○以○新○進○之○勢○而○稱○霸○於○世○界○非○米○國○而○何○如○是○乎○世○界○之○變○遷○乎○吾○嘗○曠○覽○全○球○俯○測○將○來○而○知○保○亞○西○亞○之○勢○者○唯○我○日○本○保○全○歐○州○之○勢○唯○英○獨○露○三○國○保○兩○亞○美○利○加○之○勢○唯○合○衆○國○展○厥○坤○圖○若○黃○若○紅○若○青○與○綠○其○占○彩○色○於○方○幅○者○雖○無○限○而○能○爭○霸○角○力○永○稱○雄○於○世○界○併○東○西○兩○半○球○不○過○此○五○國○耳○

更○以○人○種○而○觀○察○之○以○數○十○數○億○絕○大○之○漢○族○而○束○縛○於○通○古○斯○族○之○下○其○氣○奄○奄○

不絕如綫。然他日能保護其餘勇。維持其餘光者。唯我日本帝國。英米獨三國。雖爲條頓人種。而露國則斯拉夫族也。自是以後。世界之大舞臺。固爲此三人種互相角逐之場矣。

此五大強國三人種。無論將來現在。角逐競爭之大舞臺。諒不離於東洋之方面。而我大和民族。於同種中可爲唇齒輔車之友邦者。則莫如清國。雖幾經時代之變遷。興廢存亡。如轉圜然。然建國既三千有餘歲。爲世界文華之中心。而又曾勇往無前。敢爲猛悍之國。其睥睨全世界也。兵力之所及。直至露西亞以西。誠決決之大帝國也。而不意變遷。以至於今。徒待尨大之形骸。政令不能布及國庫。不能充實。唯束手待斃。視列強之駸駸蠶食。而莫可如何。徵諸古史。其自恃永遠不朽。而以過去之武功誇耀於鄰封者。與羅馬帝國之末路將母同。當羅馬之未敗也。望之者亦覺儼然。莫敢輕撓其鋒。一旦有冒險進取者。以兵壓其境。而赫赫炎炎一大伽藍之將。其倒之也。如拉朽。如摧枯。命脈之維持危乎殆哉。歐洲列強。知其不足與有爲於是一。侵科托再侵薄代耳。東西南北四鄰之兵如蜂之起。羣集而攻之。而數千年之帝國遂

敗壞決裂不可收拾。清國之視羅馬其相去果幾何乎。始則開兵端於英。衰弱之實情。示於中外。列國以爲利益可均沾也。莫不鷹瞵鷂視。佔其領地而有之。以今日之事實。其去於滅亡者。吾不知程度若何矣。雖然。此亦吾之豫言耳。使此言而不中。也。則吾言爲過。孰知清之破壞。至於此哉。不然。起天下之競爭。而吾獲知言之名。吾爲清國悲。吾尤不得不爲世界之平和悲。

然則動者靜之因。靜者動之因也。世界之興亡。進展之經程。常不爲直線的。而爲波動的也。今也北清之事件。將次告終。列國之間。雖有小康平和之狀。然亦如急雨將至。而涼風滿堂。爲變態爲幻境。非真象也。露國挾統一之志。而以併吞清國爲第一之方策。日本則鎖國之舊夢豁然初醒。不似武陵桃源流蕩而忘返。英國維持現狀。不遺餘力。獨逸則躍躍欲試。將肆其野心。以爲天下毒而誓不干與之。美國亦復革祖宗之遺訓。注意於擴張勁矣哉。列強傷矣哉。戰場二十世紀之風雲勢。不得不擾亂於東洋。此固不待知者而後知也。

第二 日本之地位

異哉二十世紀之風潮。竟將掀播於東洋哉。而存立於此間。有保全清國義務者。其唯我日本帝國。自一部分言之。其責任爲重大且艱。自他部分言之。憂心實不勝忡忡焉。何也。以其位置重大而艱鉅也。今日歐洲列強。固將決雌雄於東洋之局面。否則亦欲染一指於極東之事勢。不可不結日本而敵之時。如此勢如此能無憂乎。日本者極東之一大勢力。而實列國嫉視之中心點也。日本乎。擴其勢力之版圖。幾許日本乎。盛其軍備。幾許列國輒從而摧之。且從而邪魔之危哉。我島帝國爲完全一國之防禦。爲保持其勢力。不可不備堅牢之艦。備具勇悍之甲兵。而列國乃聯合協同。虛張聲勢。以威嚇之。防備盡撤。則外不能禦。列強內不能安。蒼生防備稍嚴。則啓列強之猜疑。而禍將立至。抑又思之。言國富則未臻。充滿言國家之經濟。則未能確立。言時代精神之統一。則尙丁乎幼稚。言國民信仰之光明。則猶漫無宗旨。況時異勢遷。今昔迥判。昔日之日本。僻在東洋之一隅。冥冥沈沈。唯酣於武陵桃源之夢。而不知世界之風波。若何掀播。若何危險。今日之日本。於世界之局面。關係之重大。何如於世界之大勢利害之切實。何如國豈猶其國。耶時豈猶其時。耶勢豈猶其勢。

耶。嗚呼。日本。叢。爾。小。島。耳。東。洋。全。般。之。責。任。以。一。肩。擔。之。此。吾。國。民。所。共。認。之。義。務。不。然。高。麗。半。島。與。大。清。帝。國。更。誰。爲。援。手。而。兩。國。事。實。且。不。免。土。崩。瓦。解。之。憂。是。不。得。不。蹶。然。起。勃。然。興。裕。財。源。修。軍。備。以。防。遏。列。強。之。跋。扈。云。

由。是。而。言。吾。等。顧。日。本。之。現。勢。一。則。喜。日。本。於。世。界。之。大。勢。有。重。大。之。關。係。而。位。置。之。飛。躍。遂。與。一。等。國。並。列。一。則。憂。日。本。之。地。位。危。險。已。甚。稍。一。不。慎。其。禍。將。至。於。不。測。也。

第三 露國之地位

今。之。言。時。勢。者。莫。不。談。露。而。色。變。此。種。恐。疫。病。竟。蔓。延。流。傳。深。入。世。人。之。膏。盲。矣。夫。露。果。足。悲。乎。抑。不。足。恐。乎。此。以。一。身。任。國。事。者。不。可。不。講。究。之。大。問。題。也。蓋。其。變。幻。無。極。以。惡。棘。陰。險。之。手。段。於。東。西。南。北。之。境。擴。大。其。勢。力。版。圖。實。十。七。世。紀。以。來。之。大。現。象。而。爲。史。學。上。之。極。大。問。題。當。千。六。百。九。十。八。年。彼。得。大。帝。即。位。於。中。央。亞。細。亞。西。則。至。薄。謨。喀。耳。施。之。邊。南。則。遠。超。囉。克。基。斯。川。壓。帕。米。爾。高。原。北。則。蜿。蜒。而。併。黑。龍。江。省。其。勢。力。之。偉。大。行。動。之。雄。壯。姑。不。問。其。手。段。之。如。何。就。其。始。終。之。目。的。得。

寸。則。寸。得。尺。則。尺。有。絲。毫。不。相。讓。者。此。實。可。恐。之。現。象。而。不。得。不。慄。慄。危。懼。也。

雖然。今日之露國。其政策果可恐之國乎。然謂彼爲可恐。竟無有敢唱異論者。然吾豈終於抵抗不能防遏。不得甘以彼爲可恐之國乎。是吾人不可不研究之問題也。吾試思之。世所云國家強大。國家隆盛者。其景象果何若乎。豈備數百隻之堅艦。艘。游弋於四海。稱之爲強大隆盛乎。豈具百萬之甲兵。攻無不拔。戰無不勝。稱之爲強大隆盛乎。豈策士如雲。謀臣如雨。稱之爲強大隆盛乎。豈其外交之手段。惡棘陰嶮。由機入徹。由細入精。即強大隆盛之妙訣乎。豈其領土之大。人口之多。即強大隆盛之左券乎。所謂國家強大。國家隆盛者。其可恐之謂。非謂兵之強。領地之大。非謂富於縱橫之機。畧長於秘密之謀。畫也。必也。國庫充實。上下相和。國家之基本既堅。而後國民精神之所歸。咸趨於一。萬民之信仰。遂確立而不可動。此之謂強。大此之謂隆盛。此之謂可恐。可懼之國家。

何言之。國庫不充實。則百事俱廢。何以立國。用財不足。上下不相和。何以萬民一致。起而禦列國之侮。故國家之基礎不堅。國民之歸趨不能統一者。不得云確固之國。

家蓋萬民之信仰。既不能有牢固不拔之勢。則百事疑慮。觀望不前。其不至失事廢業而爲國家之蠹者。幾希若此者。前所謂強大隆盛之策。固缺一不可。若其不然。徒以外觀之狀。大揮霍一時之威武。所謂瘠牛加於豚上者。徒戲言耳。豈足憑哉。嗚呼。是即無根柢之喬木也。無基礎之大廈也。疾風一過。則敗落顛覆。即在目前。吾爲此懼。

露與露與。果於此點。可云強大與。可云隆盛與。將深可恐與。露國之國庫常憂不給。國債之增。歲及數千萬。露國之上下情誼。隔絕相忌。而不相和。相反對而不相協。同露國之國民。種類各異。歸趨不能統一。信仰不能確立。凡此諸端。皆立國之大忌。嗟哉。露西亞猶自恃強大。隆盛專心一意。構事於國外。使人心常向於國外之事。而內部之爭擾。將不禁而自息。若然。則無政府之黨。將絕跡於中央。西伯利亞露其無內顧之憂哉。

吾人敢斷言曰。露國決非可恐者也。況以海軍言。則艦船之堅利。運動之神速。不足云優等。以陸軍言。則攻守之得宜。進退之無據。不足云無敵。國家之基礎未固。財政

經營。屢虞困頓。而軍備之間。又復窳劣。露果何恃。而無恐乎。人果以露爲何恃。而恐之乎。何强大隆盛之稱。竟嘖嘖於人口。乎彼斯拉夫之族。其虛聲恫喝者。皆被假面具。以威嚇小兒之類耳。至於國力比較相見於疆場。吾恐其如風前之草。萎靡辟易矣。燭火之光。豈眞終明者哉。

第四 英人之地位

英人常揚言曰。太陽沒於我領域之中。蓋彼此勇往敢爲之資。東西南北。若歐州。若兩亞美利加。若亞細亞。若亞弗利加。其領地之廣。其勢力之强大。殆有席捲宇內。囊括八荒之志。雖然。今日之勢。視昔日之勢。何若乎。以軍備言。雖優於數百隻之艘。雖足以敵二強國。假令於杜國。其比較的示不足用。雖數十萬之甲兵。可集合於一令之下。然因襲既久。頑陋之風。既深入其膏肓。而不可治。勢力之版圖。業既大少。又伸手於領域之外。而無角力大敵之勇。一言以蔽之曰。彼既經過積極之時代。而將入於消極時代也。否則竭有限之勢力。而維持其國威。使祖宗之領域保全。苟安而已。近徵之北清之事件。彼果爲如何之態度乎。首相沙士勃雷揚言曰。英國唯應時運

之變遷。爲臨機之處置而已。我國者。我國耳。於東洋之利害。無切實之關係。祇傍觀列國之意嚮與態度耳。嗚呼。是何等無定見之言。彼於東洋。殊於南清。感最大之利害者。非耶。而彼於此間。非有牢乎。不可拔成算與先見也。思其境遇。其位置。彼非欲傍觀。實不可不傍觀也。驅數百之堅艦。守其領域。稍一不備。則叛旗高樹。可知壓制之威。其加於領民者。直餘力之不遺。雖有甲兵百萬。而民之思亂。今尙顯於東。顯於西。出於北。沒於南。殆使彼等無徒手之暇矣。

吾於是知英國不足恐矣。何也。積極之態度。已成過去之名詞。守領地而威壓領民。不稍存其餘力也。然則英之政策。不得施手段於東邦者。固勢之所迫。豈情之所甘哉。由是以觀。五強國之中。令人望而生畏者。其獨米二國乎。然獨逸於東邦。有鞭長莫及之慮。故其勢力之張。猶未達於極點。而如鷹準之盤空。如猛虎之踞野。養精蓄銳。藏器待時。而爲吾人所注意。所畏懼。所可親。可愛。可相交。而引爲援手者。非米國而何國耶。

第五 米國之現勢

搏搏坤與列國於其間者誠不可以數十計而國庫充實財政富裕米國其巨擘也民情一致上下協同而猶調和無間者米國其首領也國民之精神歸趨統一國民之信仰確立不移米國亦少二而寡雙也至於艤艦之數不知幾許甲兵之數不知幾許猶其小焉者吾人於現時僅於其財政之鞏固國家基礎之確立固不得不以米國爲強大隆盛不得不以米爲可懼可親此說也吾詳其理由吾尤可徵諸實際如謂麥荊來以機畧權變爲維持國家之眞諦者此大誤也正直者爲最上之政畧非獨於箇人爲信賴弗替即於維持國家盛大社會二者亦殊可遵奉而持爲萬世之圭臬今日之米國持此主義以定其方針非用權變非用機畧又非盡用術數蓋常以正直爲最上之政策也然則米國得有今日之強盛今日之地位者豈無大原因於其間哉

嗟嗟世界列國其不爲權畧擴大領土而構事於域外者有幾何哉雖然此種之方法實鬻世界之平和起民衆之疑慮犧牲國家之福利者也如此而欲期永遠之隆盛國本之確立是猶南轅而北轍徒自相矛盾耳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己以機畧

施人必以機畧報吾知民衆不平如波之起國內之紛擾可翹足而待矣米國則全反是其所探之方針常正大也所持之態度常公明也浸假而其方針或有所過焉米國之民衆悉負此責任而不辭浸假而其態度或有瑕疵焉米國全般皆擔其損害而不怨猗歟盛哉民情一而國本強哉

吾聞國之有財政有邦本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根不固而望其枝葉之茂源不遠而冀其流之長財政未確立國本未鞏固而欲伸手於境外此不知始終本末之說者也米國則不然建國以來所注意者常在財政所專心者常在民心之一致至國力既充實財力既完備始伸其手腕於海外此於天演人演兩公例均無相背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有其功者孟廬之宣言實因時制宜爲當時治國之良醫也麥荊來氏一變其方法專取膨脹主義以立國亦因時制宜爲現時治國之良醫也要而言之孟廬以充實國力爲主義有專務而無兼營麥荊來以國力既充實財政既確立不兼營不能專務此用其餘力於海外而擴大其勢力之版圖之方針之秘訣也蓋孟廬主義與麥荊來主義一取乎充實一取乎膨脹充實者爲膨脹

之前驅。膨脹者爲充實之後勁。互相爲因。互相爲果。充實與膨脹。不啻車之有輪。鳥之有翼。有其一。必有其二。孤輪之車。獨翼之鳥。能至千里乎。吾故曰充實而無膨脹。此傀儡也不充實而即膨脹。是猶起樓閣於叢沙。亦終必傾覆而已矣。

嗚呼。如米國者。誠可恐也。蓋其立國之宗旨。以調和民情爲主。以疏濬財源爲輔。故以財政之充實。國論之一致。與列強相比較。已足以稱雄於海上。孰匪眦是。孰犄角是。勢力之所及。不啻持銳斧以斲朽木。擲石以壓累卵也。可恐耶。抑不可恐耶。

雖然。以米國爲可恐。而又以爲可親可敬者。亦自有說。蓋米國之國。是無論爲內政。爲外交。而其方針與態度。常有公明正大之觀。權略非所用。術數非所尚。自始至終。以正眞爲唯一之眞諦。并非有奇策詭略。以組織其國政。故作驚人之舉也。凡我同盟。皆可取爲典則。而不可不朝夕研究者。嗟乎。來軫方遑。迷途指我。延平利之幸福。爲將伯之助。予米之外。又伊誰耶。

說我國之外交者。曰宜用權變。宜用機略。品蘊其外交家者。曰彼無術數。恐於外交終無成効。又曰彼富於縱橫之策。必有可以驚人之政略。爲獨得之祕傳。如此。則以

外。交。爲。解。釋。機。略。之。競。爭。弄。權。變。術。數。之。舞。臺。是。實。島。帝。國。之。外。交。不。存。一。正。大。光。明。之。趣。於。其。間。從。容。不。迫。如。無。態。度。終。始。以。算。小。權。略。小。術。數。爲。得。計。是。可。謂。過。之。大。者。

此弊也不獨於外交之方面有然。於政治界於商業界於文學界於工業界。社會萬般之事物。無一不有此弊。吾試思之。日本之政治家。以一人而負國家之責任。其必爲有經綸者乎。而所謂日本之政治家。悉用小伎倆小策略者也。弄小機械者也。於商業界亦然。日本之商人。獨於日本人相互之間。差強人意。若於海外。則無忠信以貫輸於其間。此弄小機略所謂以機謀爲唯一之商略也。一言以蔽之曰。日本非小實。日本人之自小也。

米國如何乎。吾於此際。有不得不敬之愛之。而引而近之者。而忽有一無稽之言曰。日本將雄飛於政界。露何得不撤回滿洲條約。日本將大戰於東洋。佛獨何得容喙於清國之事。無所假借而馳走砲丸。是實不知己。又不知人。狂人之寐言耳。日本乎。何富於無意識之狂人乎。毒國家之平安。阻害國家之進運。莫此爲甚。是何異禾中。

之。蠡。花。中。之。蠹。也。彼。不。揣。己。力。之。如。何。而。妄。希。冀。他。國。之。侵。略。是。賣。國。家。之。樂。利。者。烏。能。爲。欲。大。膨。脹。必。先。充。實。無。形。之。天。演。莫。可。逃。也。使。國。庫。常。空。乏。而。欲。望。國。土。之。擴。張。大。勢。力。之。版。圖。可。謂。狂。中。之。狂。愚。中。之。愚。矣。夫。我。國。之。地。位。與。境。遇。不。可。不。以。二。十。世。紀。之。米。爲。吾。之。模。楷。也。米。兮。米。兮。前。世。之。師。

第六 日本與米國

日本者。今正充實之時代也。商業之時代也。勤儉之時代也。一言以蔽之曰。雖伏時代也。如以爲機會一失。則曠躋不及。徒貽後悔。實愚之極也。夫極東之風雲。迫於眉睫。將來之若何變狀。若何定局。亦非吾人所豫知。唯盡力充實於一方。作未雨之綢繆。使事變之來。亦有恃無恐。此應盡之義務。而不容緩者。廿五萬噸之鐵。卅萬之常備軍。於一國之防備。固不得視爲兒戲。而對於東洋之方面。荷重大之責任。與列強交涉之間。猶有羽毛未備。不能雄飛之患。不然。擴張軍備。日本何若是濡滯乎。國庫缺乏。財政不確固也。若勉力以擴張勢。必刻心頭之肉。以醫眼前之瘡。亦智者所不爲。夫已無擴張之力。勢不得不聯絡友邦。與國以通呼吸。以壯聲威。然露國虎狼。

不。可。親。也。英。與。我。相。睦。而。利。益。若。何。難。占。優。等。然。則。可。親。可。敬。可。結。爲。援。手。者。其。惟。米。利。堅。乎。日。米。之。聯。交。非。惟。大。利。民。之。幸。福。亦。合。衆。國。之。利。益。也。

日。本。者。以。東。洋。之。君。子。國。自。居。者。也。大。義。名。分。與。公。明。正。大。常。爲。其。所。標。榜。而。又。不。可。不。假。爲。標。榜。也。若。然。則。與。米。國。之。主。義。非。歸。於。一。致。乎。如。此。而。日。本。將。脫。從。來。島。國。之。陋。習。小。權。略。非。所。用。小。術。數。非。所。用。而。以。大。義。名。分。爲。方。針。立。公。明。正。大。之。見。地。以。運。動。其。方。法。雖。在。米。國。亦。將。敬。我。國。愛。我。國。而。親。善。我。國。况。米。國。既。染。一。指。於。東。方。於。政。治。的。於。實。業。的。亦。欲。活。動。東。洋。之。方。面。我。之。竭。力。圖。成。固。彼。之。所。喜。又。實。彼。之。所。不。可。不。喜。也。故。日。米。之。交。際。愈。增。親。密。安。樂。與。同。患。難。與。共。非。痛。癢。之。無。相。關。者。作。事。於。東。方。固。易。即。運。動。世。界。之。大。勢。亦。易。耳。

嗚。呼。米。國。者。真。可。模。範。之。國。也。而。形。成。米。國。者。米。國。人。也。既。形。成。米。國。之。國。是。則。米。國。人。正。吾。人。不。可。不。欽。佩。崇。奉。而。延。爲。師。範。者。其。所。謂。代。表。米。國。人。有。米。國。人。之。特。性。而。大。發。揮。之。者。於。往。昔。見。華。盛。頓。於。現。時。見。麥。荊。來。願。吾。人。更。觀。察。米。人。之。性。質。而。一。變。其。方。針。也。

第七 米人之模型麥荊來

五〇

我邦之志士。盡於孤燈影暗之時。潛心詳察。就麥荊來氏之性行而一思之乎。侃譔之論。能叱咤風雲。發揚帝國主義。實行保護貿易之原理。於米國歷史上。放一奇異之光彩。掌握主權於西半球。遂爲世界第一等之新進最強國。果麥荊來氏出。不可思議之手段。而爲之與將。又有秦儀之術。數贖起之權。謀以僥倖成功。與曰不然。麥氏之有成。非有不可思議之手段也。非有數術如秦儀也。非有權謀如贖起也。唯循乎天理。持其強固之常識耳。奇何有焉。怪何有焉。蓋麥氏之主義。不尙乎空談。而求於實際。故米國之政策。不行乎權術。而準乎公理。所謂推赤心以置人腹者。麥氏其有焉。亦何疑。下令國中。聞者皆勇敢果斷。毅然以行之乎。必有此因。乃有此果。幸福之來。豈倖獲哉。

吾特怪世之皮相者流。觀古今東西之歷史。凡有稱偉人。唱英雄者。皆謂其人離乎常識。或於常識以上。有特別之卓見。故於歷史上。能光明陸離。百出其異彩。此說也。蓋具青白眼。以論成敗者。稍有職者。亦知其說之不足信。夫歷史上之人物。皆活動。

於常識以內離乎常識而成功者未之前聞世或有以玄妙之術數以維持國家者吾未敢知然其術數必不越乎常識之界徒用權謀而功名遂垂於竹帛是猶燭火之明日出而即息耳不然如麥荊來氏何自始至終皆爲常識所管轄畢其生行動於常識範圍之內而奏不世之功乎常識乎實奇特也彼輕視常識者且不知常識之價值何足與言成功。

今夫脫英吉利之羈勒而樹獨立之旗如華盛頓氏果離乎常識耶發揚愛國之情感激勵獨立之思想排萬難捧生血遂使星條國旗翻翻於華盛頓府皆自常識而行動此有何根跡之可認術數之可尋耶以矜奇炫異而希冀奏其效果者智者不爲也又不見彼之大發明者鈕頓乎觀庭果之落而知無論何處不可不有存在之力參究其理直破其扁一念之持十年不變孜孜焉以勉汲汲焉以求之結果而世人遂驚爲神奇若有不可思議之態夫以一大引力之地球而發見存在之故遂成今日之名者蓋於常識之範圍內運滿腔之元氣持續其常識之活動而得之結果也如火之明其理瞭然不待知者而知之。

自來東洋之人。其於常識也。有乎無乎。豐乎嗇乎。盍不取東洋之所謂傑偉人而觀察之乎。嗚呼。是不過列於虛名空位之人。而欲得增進國利民福於現實。促文化之進運於物質上者。果有幾人。炎漢之末。英豪踵起。權謀術數。疑若蘇張。然亦以貧希富以賤希貴。非附與極大之實益於國家之發達也。或有衣氍行吟。袖腕鼓琴。醇酒婦人。大聲放歌。下地上天。爲黃爲玄。濫談國家之大事者。然其人雖數千。尙不若勵行職務勤勉不怠之一人。名譽掃地。賄賂公行。求得一空位以爲榮者比比也。即不然。而驅馬追牛。甘作一田舍翁以享其收穫田園之樂。未聞有一計及益國家豐財政者。虛業家投機者流之繁殖。遂於危國家害民人之外。無一效果之存留矣。維新以來。我邦所謂卓卓者亦不乏人。雖然。其能行動於常識以內。而奏絕大之功效者果有幾人。不過言論自由。舉動自由。羣豪傑之狀態。博豪傑之虛名耳。反是以以觀。收實質之文明。而權輪浸淫於現時之實際者。宛如曉天之星。在東三五矣。吾嘗觀之。守常識之範圍。從常識之命令。注入文明之實質於我國家。不事粉飾。不求虛名。而現大偉績於社會者。其惟福澤諭吉乎。斯人也。以人爵爲空虛。慕天爵之尊崇。

著書立說。空文自見。後進之受其裁成者。不下數百人。今莫不現崢嶸之頭角。而獻其身於邦家矣。觀察我等之實際。如福澤之常識強固。而熱心敢行。可謂無上之標本也。近外山正一氏。又活動於常識。可冀成功。亦東洋之人物也。滔滔三百之代議士。紛紛數百之政治家。徒趨於虛名虛業。求虛利虛富。高其子息。以出母金。貪有限之蠅利。捨當盡之義務。此民賊也。此國蠹也。所幸者萬里遠游。經商海上。步趨他國之製造。振興已國之商務。十餘年來。咸歸於國綿衣布服。親率其妻孥。以就事於農工商各業。其有裨益於國家。較諸前者所云。奚翅有霄壤之別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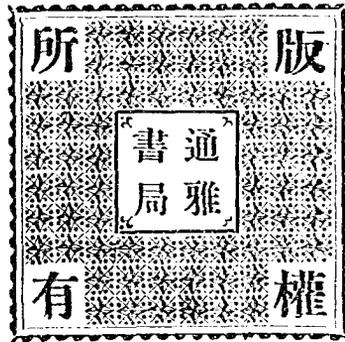
當此列國雄視。翻弄機謀。術數於外交世界之時。麥荊來氏亦無他經營。不爲米國爭虛名。使入於迂愚之列。惟極力行其常識於真面目。駸駸乎期國運之發達而已。讀者試追想麥氏之一生。其有奇可稱與。將又有貴虛名重空位之治績與。唯是實行帝國主義。不拘憲法之空文。而發揚保護政策。始終一貫。祇自其常識有敢行之能力。無絲毫之奇策也。故其政策。於外形雖不盛。而其效力着着期於進行。今也亞美利加合衆國。爲世界第一強國。威名赫赫。萬國之國力。爲之減色。抑常識可貴耶。



虛名可貴耶。此固彰明較著者也。我等見我邦人之缺於常識。不如歐米人常識之富。我瞻四方。憂心如灰。嗟乎。嗟乎。我鬱鬱。其誰語乎。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七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發行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譯述者 鎮江張冠瀛

上海望平街新聞報館北首

發行者 通雅書局

日本東京淺草區黑船町廿八番地

印刷者 酒井平次郎

江西百花洲彭公祠內

代批發所 廣智書莊

南京夫子廟前

代批發所 明達書莊

1
477322